

福州梁敬叔先生撰

勸戒錄

第一集

華世奎題



192
726
:1



3 0539 6808 1

重印
勸戒錄徵題

教

存

木

鐸

陳三立



53129

重印勸戒彙紀念

渡明初善

葉葉綽題



勸戒錄全部
十集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重刊

張志潭題



翻印勸戒錄引言

勸戒錄。福州梁敬叔先生所撰。初撰近錄續錄。以彙至十錄。其中所叙因果報應。皆先生親聞目見之事。以說部體例出之。仍浪跡叢談續談三談之意。與坊間流行善書不同。然閱之。殊足以感化人心。其效益與善書同也。值茲人欲橫流。人手一編。裨益世教。人心不淺。不得以迷信目之。擯而弗取也。門人周惟寅與其友程君祐卿集貲翻印。原叙原文。均仍其舊。惟近錄續錄。實卽一錄二錄。原書十錄。分爲二十二本。六十四卷。茲爲便於刊印。繙閱計。改爲十集。裝訂成書十本。合併爲二十四卷。以期不失原書面目。世之覽者。其亦有感於中。而資爲殷鑒乎。展轉傳布。尤所企望矣。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高凌霨識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三代聖人。孰不謂吉凶由人者乎。南宮适以舜冕禹禔之說。質於夫子。不答。及其出而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他日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聖人之心。亦可以見矣。迨乎周衰。文武之道。將墜於地。小僇大。弱後強。棄天常而恣人欲。以烜赫于一時。自聖賢觀之。直謂之罔生。幸免而世莫之怪也。孟子憂之。然後有天爵之說。有良貴之說。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輒世之人。得與本心。以自求多福。其意亦豈有異哉。大哉我文帝之言曰。與上等人言性理。與下等人言因果。天下賢智者少。而愚不肖者多。爲世道人心之計者。亦道其常而已。國家至治馨香。通儒輩出。淵源洙泗。扶世翼教者衆矣。而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醒心經。諸書。流布人間。或爲之疏解。或播之聲詩。庚續演繹。同工異曲。使夫庸夫騷子。莫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盛矣哉。古未嘗有也。梁氏爲罔之望族。積善有緒。因以所見聞者。作爲此書。著在道光季年。余即見近錄。續錄。今忽忽四十年。乃知其後自三四延至於八九而後已。事近而可徵。語不必文。而婦孺可以

翻印勸戒錄引言

勸戒錄。福州梁敬叔先生所撰。初撰近錄續錄。以彙至十錄。其中所叙因果報應。皆先生親聞目見之事。以說部體例出之。仍浪跡叢談續談三談之意。與坊間流行善書不同。然閱之殊足以感化人心。其教益與善書同也。值茲人欲橫流。人手一編。裨益世教。人心不淺。不得以迷信目之。擯而弗取也。門人周惟寅與其友程君祐卿。集貲翻印。原叙原文。均仍其舊。惟近錄續錄。實卽一錄二錄。原書十錄。分爲二十二本。六十四卷。茲爲便於刊印。繙閱計。改爲十集。裝訂成書十本。合併爲二十四卷。以期不失原書面目。世之覽者。其亦有感於中。而資爲殷鑒乎。展轉傳布。尤所企望矣。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高凌霨識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鬼神禍盈而福謙。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三代聖人。孰不謂吉凶由人者乎。南宮适以舜冕禹稷之說。質於夫子。夫子不答。及其出而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他日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聖人之心亦可以見矣。迨乎周衰。文武之道。將墜於地。小役大。弱役強。棄天常而恣人欲。以烜赫于一時。自聖賢觀之。直謂之罔生幸免。而世莫之怪也。孟子憂之。然後有天爵之說。有良貴之說。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輒世之人。得其本心。以自求多福。其意亦豈有異哉。大哉我文帝之言曰。與上等人言性理。與下等人言因果。天下賢智者少。而愚不肖者多。爲世道人心之計者。亦道其常而已。國家至治馨香。通儒輩出。淵源洙泗。扶世翼教者衆矣。而感應篇。陰騭文。覺世經。醒心經。諸書。流布人間。或爲之疏解。或播之聲詩。庚續演繹。同工異曲。使夫庸夫豎子。莫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盛矣哉。古未嘗有也。梁氏爲閩之望族。積善有緒。因以所見聞者。作爲此書。著在道光季年。余即見近錄。續錄。今忽忽四十年。乃知其後自三四延至於八九而後已。事近而可徵。語不必文。而婦孺可以

曉。使入四庫。不知當在何家。要其爲世道人心計。則猶是聖賢之志也。此書行世者小字本。今同人釀資重刊爲大字。屬余爲序。謹以鄙見質之當世君子。戊子十有二月。竹橋道者書于同安官舍。

吾鄉汪容甫先生云。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則舉其已驗者可也。由此以觀。書之陳勸戒者。固出於古史家矣。諸葛武侯有集誠二卷。魏鄭公有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其書今雖不存。然隋唐志列之於儒家。蓋即聖賢修身節性之道。而非後世勸戒之書。涉於二氏者。所可同日而語也。福州梁敬叔孝廉。爲余友。芷林中丞哲嗣。淵源庭誥。績學能文。所著勸戒近錄六卷。於癸卯之冬。已授梓人。今又以續錄三錄付刻。其大旨就聞見所及。據事直書。俾善者可以奮興。惡者有所懲創。故立言之體。既合於儒家。而載筆之詞。復本諸史氏。洵有功於世道之作矣。敬叔之伯父曼雲編修。爲余門下士。而書中記及先昭勇將軍事。讀之重有餘感。爰因其請序。爲弁數語於簡端焉。道光丙午。頤性老人阮元序。

道光壬寅癸卯間。養疴南浦。長夏無事。每與兒輩觀縷叢談。以消炎暑。三兒恭辰。喜言因果。凡遇有關勸戒者。輒私記之。又益以自所聞見。雜襲成編。余閱而善之。自惟半世丹鉛。屢煩梨棗。要皆腐儒結習。未必有裨於人。若茲所錄百十條。直是暮鼓晨鐘。足以警迷覺悟。且據事直書。婦孺皆可通曉。而旁諮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因督其脫稿。速付梓人。以公同志。題之曰。勸戒近錄。者。緣皆耳目所及近事。其間述余所述者。亦斷自我生之初。憶先資政公四勿齋座右銘云。無益之事勿作。無益之言勿說。無益之書勿讀。無益之物勿食。今此錄言雖淺近。其非無益之書則審矣。乃因書之成。而先記其緣起如此。其有遠近同人。許爲錄寄者。當卽廣爲續編云。癸卯長至。退菴居士識於北東園之池上草堂。

恭辰少習舉業。溺於制義之學。讀書不多。惟總角時。卽喜閱因果諸書。一接諸目。反復不忍釋。當其時。而或爲之鼓舞。或有所創懲。恍身入其中。而親覩其事者。尋繹既久。漸覺如臨其上。而質其左右。偶置其書於不閱。則故態復作。有稍縱即逝之機。信乎此心之不可無所持。而因果諸書之益人匪淺也。自是隨侍游學二十年。足跡幾遍天下。凡所遇有可爲勸戒者。皆私記之。

初讀河間紀氏閱微草堂筆記。輒怦怦於中。嗣讀長洲彭氏所輯二十一史感應錄。尤服其用心之善。可以雅俗共賞。惟是紀氏所錄。已經衆著於人。彭氏所錄。則其事益古。似不若見聞近接者。尤足以震悚而昭信。遂於肄業之暇。詮次成編。隨時以稿呈家大人點定。其間有得自家大人口授者。有由吉甫平仲二兄各脫所聞者。有得自各父執及朋輩所述者。楮墨既積。因承嚴命。先付梓人。期以爲寡過遷善之助。亦數年來區區初心。所不能自嘿者。非敢云著書也。夫迺吉逆凶。福善禍淫之語。著於經。然特言其理耳。至春秋左氏傳。始備言鬼神之形狀。而因果之說。疊衍其緒。餘遂以補儒教之未及。昔何尙之對宋文帝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濇謹。千室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致太平。此言至爲深切。竊謂李林甫秦檜。婦人孺子。皆知其爲大姦。乃當其時。怙權竊位。安若泰山。厲鬼搏之而不驚。義士刺之而不中。竟獲保首領於牖下。以終一若天之厚待。小人百倍於君子。使後世僉壬轉得效。尤而無所懲艾。迨聞其受報泥壑。又罰於世爲牛爲豕。卽千載後。未嘗身被其殃者。方無不鼓掌稱快。傳曰。爲惡於顯。人誅之。爲惡於隱。

鬼誅之。在天視之初。無隱顯。其爲誅惡則同。特世人。有知有不知耳。此編之作。固不敢望人秘之。枕中。尤不願人束之高閣。庶幾傳觀徧說。觸目驚心。其可勸者。足以感人。可戒者。更足以警世。特勸多而戒少。則善善從長之心。而非偏於勸而憚於戒也。既請家大人。弁於卷端。而復疏其大意於後。廣諮博採。尙擬擴爲續編。人之欲善。孰不如我。夫惟大雅裨益而壽正之云爾。道光癸卯冬至。福州梁恭辰敬叔氏書。

重刻勸戒錄引言

福州梁敬叔先生。勸戒錄一書。談果報也。夫因果報應。說昉佛氏。其理則經史百氏。往往道之。近世善書如林。大率不越乎此。要未有若此書之隨時紀實。詞顯旨遠。且彙至九錄五十四卷之多者。近錄之刻。始於道光癸卯。越四十二年。光緒甲申之歲。而九錄以成。泊丁亥。而先生歸道山矣。是九錄即全書也。四錄以前。蘇杭武昌。各有翻刻大板。五錄以後。僅有紹興袖珍本。同人。有得其全者。讀而善之。謀釀金統刻爲大字本。鳳陽劉審丞觀察。伉爽好善。力贊其議。遂以戊子春。開雕於古曉城。至冬工竣。用錢五百四十緡。刷印二百部。分餉同志。用錢二百二十緡。

惜。箬丞觀察已先卒。不及觀成。而其病歿之日。或傳已爲懷寧城隍神。聰明正直之謂神。殆不誣歟。是板暫存皖城聚文書肆。如樂善君子。捐資印送。卽與商訂紙張工價。板不取資。以廣流傳。爰附書於簡末云。光緒十四年。歲在戊子季冬之月。重刻同人謹誌。

勸戒錄第一集目錄

第一卷

阿文勤公

方恪敏公

曹宗丞

吳祭酒

昭勇將軍

姚文僊公

彭莊一家惜字

潘氏厚德

尹文端公

紀文達公

孫春臺中丞

畢秋帆宮保

余秋室學士

戴吳二公

孫英二公

李方伯冤獄

錢南園侍御

某總戎

孽海

奉陰薦文

孝子有後

租牛待贖

陶文毅公

關廟籤兆

循吏獲報

羅山冤獄

濟渡自救

儀徵盜案

騙賊巧還

孝友大魁

李翁義舉

萬近蓬視鬼

顧老紹釀酒

朱酉生述二事

甘肅藩署

沈東甫逸事

談相談命

徐侍郎

錢三元

陳三元

勸戒錄

第一集目錄

一

1929
726
:1

季九二家

太平王

放生

丙午科二事

白卷獲雋

愈生

至孝感神

朱別駕

節孝祠

山陽大獄

江都某令

劉映南

蔣封翁

陳鑑亭侍郎

戴太守報德

支某

嘉義令

第二卷

黃霽青述二則

陳海霞述二事

勸人惜字

貪吏不終

武岡州事

蘇大璋

陳扶昇

佃戶行善

代寫離書

恩某

藉人雪仇

佔墳惡報

貞女明冤

城隍顯靈

宋龍圖

孝心領解

廖思芳

凡戲無益

祝由科

賢婦保家

施藥得報

某先達

救人不終

大吏好殺

貪酷吏善逢迎

盜贖宦

曹循吏

清查浮數

佟符

與鬼說情

與鬼講理

淫報

孟瓶菴先生

葉宮詹

陳尙書

五子登科

廖氏陰德

許氏陰德

官志齋徵君

薩露蕭農部

林狀元

楊光祿

貧家贈米

拾遺不還

辛生

潘封翁

祝封翁

張解元

惜字速報

某秀才

棘闈遇鬼

陳衍娘

開墳鑿棺

某太史

林先生

庸醫

天道好還

赴席後至三事

周封翁二事

撻婢微言

買業微言

貶封異姓

喪心現報

賢母訓子

救魚不果

命案納賄

廣愛錄

盜報恩

溺愛之害

林韶軒孝廉

五世同堂

明心受譴

勸戒錄

第一集 目錄

林長娘

勸戒錄

第一集 目錄

好佔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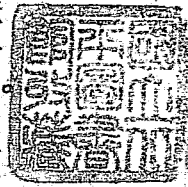
小血食

勸戒錄第一集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阿文勤公

吾鄉伊墨卿太守。秉綬在刑部日。以寬恕稱。有後進請教者。必舉阿文成故事告之。當文成公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克敦方燕居。文成侍立。文勤仰而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日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敬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太守蓋面受其說云。按文成之子。那文毅公。彥成家大人受知師也。其長刑部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談之頃。文毅會以此語相勸。故余亦得轉聞其詳。庭訓官箴。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簪纓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辛酉。有馮廉訪廷丞者。嘗爲大理寺丞。大理爲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



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洊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爲法。此與阿文勤言。正可相印證也。

方恪敏公

乾隆五十餘年。春巡畿甸。突有邨民犯蹕。手携兵器。爲扈從侍衛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罔應怨我。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年計之。亦不爲少。竟不足以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領承已於卡倫門外接駕。一聞此事。飛騎追上。而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上聞稍回顧。而乘輿已入宮門。甫降輿。卽傳軍機大臣入對。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碰頭奏曰。方觀承久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上曰。旣係如此。卽交爾等會同刑部嚴訊。作瘋子辦理亦可。軍機大臣碰頭謝出。卽日在

行帳中定案。當是時。衆情危懼。不知此案將如何株連。乃以恪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如浮雲之過太虛。眞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恪敏公之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爲直隸總督。國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蔣礪堂節相爲家大人所述。並云。恪敏在直隸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狀墓志所不載。我輩宜筆之於書也。

曹宗丞

曹慕堂宗丞。學閥與紀文達公同充翰林院辦事。會有八九英俊。與同館爭名相軋。同中蜚語。爲院長所嫉。勢且同掛彈章。時文達公亦負時譽。在危疑中。不能爲申雪。惟坐清閭堂中。與同事相歎喏。宗丞乃奮起拍案曰。諸公以此事爲眞耶。則數人皆輕薄子耳。去之何足惜。如灼知其枉耶。則所辦何事。而噤口如寒蟬乎。乃邀同人詣院長前。宗丞婉請曰。據公所聞。此數人者。概不蔽辜矣。然公此語從何來。倘白簡一上。事下刑曹。無証佐。不能成獄。願先示告者姓名。併列章中。院長沈吟久之。事竟中止。後八九人者。皆通顯。無知此事緣宗丞得解者。而宗丞亦終身未嘗自言。又其同年陳裕齋侍御。年過四十無子。又有所阻格。不能置妾。宗丞僞率鳩資。買

一女送其家。後舉一子。侍御夫婦相繼沒。有壻謀隲其餘賞。百計謀孽孤兒孀婦。且且夕不自存。聞者扼腕莫能爲力。宗丕又率衆同年。仗義執詞逐壻。子乃得安。今已讀書成立矣。宗丞子錫齡。由翰林擢侍御。孫汝淵。亦由庶常改刑部。人皆謂爲宗丞隱德之報云。按宗丞墓志銘。出朱文正公手。神道碑。出錢竹汀先生手。此二事皆未及載。蓋先叔祖太常公所親聞於絕文達公者。錫齡爲太常公乙未同年。汝淵爲先伯曼雲公己未同年。述其祖德亦如此也。

奠祭酒

吳穀人先生。鶴麒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放孟蘭會。事畢。老僕搬携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一半桌。尙置門外。僮兒乘間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默坐廳事側。應曰。適見一人負去矣。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於是舉家皆竊笑。先生爲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麈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其後領成均享耆壽。蓋圖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之報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爲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聞於太常公者。爲余述之如此。

隨勇將軍

儀徵阮芸臺閣老。余先伯曼雲公已未座主也。兄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大人亦執弟子禮焉。道光壬寅。余隨侍家大人寓刊上者三閱月。閣老方予告里居。時來燕談。余得從旁竊窺道範。因私詢家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讀吾師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之封翁。有隨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菴。以武進士起家。侍衛內廷。外擢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領九溪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剿南山大箐屯賊。公以正兵佯攻於外。而自率奇兵。由問道攀籐越嶺而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辯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剿橫坡。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露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訟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垣。力陳於大府之前曰。地即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豈樵牧

之利。一旦奪之以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分內事。而公能冒不韙爭之。卒得挽回。其利民之事類如此。公身僅以游擊終。今以孫貴。享八座之祀。膺一品之封。門下門生。循於天下。其食報也大矣。家人曰。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爲吉。轉危爲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以逞殺邀功於大局。毫無裨益。國家焉用有是舉。天地焉賴有是人乎。昔人言軍旅之間。可濟者惟仁恕。最爲有味。漢飛將軍李廣。以誘殺降羌八百餘人。坐是不得侯。廣後以失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族。與昭勇將軍事。二千餘年。遙遙反對。天道有何不可知哉。

姚文僖公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爲曼雲公已未同年。是年元旦。其同郡某。夢至一官府。聞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擊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後亦不知爲何語。及臚唱姚爲第一。人有以此夢告之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

得無是歟。嗚呼。公庭片語。而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其雲祚享大科之報。司民命者。亦可以與矣。後先生歷官至大宗伯。謚文僖。

彭莊二家惜字

余以公車抵京。始屢晤彭詠菴。蓋詠菴與吉甫伯兄爲至交。故與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於吳中。間詢其家門鼎盛之由。詠菴曰。吾蘇彭姓。與武進莊姓。世皆稱爲積善之家。雍正丁未科。余曾祖芝庭公。諱啟豐。與武進莊公名柱者。同榜。莊母太夫人。夢三神人。議是科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節。莊不及彭。一神曰。果爾。卽改彭爲第一可矣。及臚唱後。始知莊本擬元。而芝庭公則以第十卷改爲第一。此事當時熟在人口。莊因此益專意惜字。後兩子俱中鼎甲。長爲方耕侍郎。存與乾隆乙丑榜眼。次爲本瀆學士。培因甲戌狀元。此余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如是。而世人不察。輒謂予家專奉文昌。得練筆籙之術。遂於科第如探囊取物。余家自國初以來。虔奉文昌。則信有之。筆籙事近渺茫。本非可以爲訓。未敢爲吾子告也。按彭之庭尙書。係雍正丁未會狀。而其祖南陶侍講。定求實先爲康熙丙辰

會狀。祖孫以會狀相繼者。海內無第二家。而其後嗣科第。尙蟬聯不斷。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田侍郎。希濂曾典試吾閩。葦間太守。希鄭與家大人同官禮部。遠峯編修。龜輝與曼雲公爲己未同年。今詠義亦成進士。入樞直。擢少京兆。其少子又於庚子中北闈副車。知其先世積德之深。食報之遠。似尙不僅惜字一端也。

潘氏厚德

蘇州巨族。以潘姓爲最。有富潘貴潘兩派。然富者不必貴。而貴者乃兼富。今芝軒先生家是也。其先世封翁某。居鄉有盛德。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誠惻怛以爲之。嘗於陰夜見廳事前。有匍伏於黑暗中者。燭之。乃鄰家子也。惟愧言曰。某不肖。好賭博。負入纍纍。今陰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竊。既被獲。乞饒命而已。翁憫之曰。若干得了諸負。曰。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但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之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相一墳地。未知爲何氏產。就村店沽飲。店主拜於前。乃即前除夜所見之隣家子也。蓋其人得金後。感翁之德。來此爲旂亭業。顯

獲利。娶妻生子矣。見翁大喜。欸留下榻。翁亦喜。因詢以頃所卜之地。則曰：此某所買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爲佳。請獻之。翁不可。再三懇。允乃厚償其值而立券焉。堪輿家見之。無不以爲狀元宰輔吉穴。葬後不數傳。榕臯鐵華兩先生先後成進士。至癸丑。芝軒先生遂得大魁。乙卯。榕臯之子世璜探花及第。今芝軒先生子。又登科甲矣。彭詠莪曰：芝軒先生爲人寬厚。其僕有過。惡宜驅者。不面加呵斥。但結一紙於僻處。令其自知而辭去。余謂卽此亦可徵相度矣。

尹文端公

趙甌北實曰：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後桂林陳文恭公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使絲毫假借。有某令戈姓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不替云。家大人曰：文端公之清漕。被其澤者在江南。而文端公之治獄。被其澤者且在天下後世。凡強盜律。不論首從皆斬。自分別

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條。免死者遂不計其數。余在吳中。與程梓庭先生清釐盜案。先生深以此條爲非是。以爲自有分別辦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謂此例實發自尹文端公。仰蒙高廟允行。至今遵辦數十年。合計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萬。此天地好生之德。國家寬大之恩。我大清億萬年景運之延洪。未必不由乎此。而尹文端公一家草平繼起。珪組相承。即此已見其概。斷非後人所當輕議矣。

紀文達公

紀文達公。爲當代名臣名儒。天下望之若泰山北斗。而好行方便。士大夫乃陰受其福而不知。家大人曾述其二事云。一爲嘉慶年間。實錄館奏請議叙。有以過優爲言者。上以語公。公不置可否。但云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苟直進者。惟親友情臣爲其先代題主。或作墓志銘。雖厚幣無不受者。上驟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施恩。亦有何不可。遂置不議。又某科考試差後。外有宣布前十人詩句姓名者。御史某密以陳奏。上召公論其事。公奏曰。臣卽漏洩者。上問其故。對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久吟哦。閱卷時。或記誦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則不免於漏洩矣。上含

笑其事亦寢。士林頌之。

孫春臺中丞

無錫孫春臺中丞。永清平叔官保爾準之父也。爲諸生時。入廣東布政使胡公文伯幕中。值土司以爭廕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私造符信。比叛逆律當斬。株連者尤衆。公先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妄以叛逆坐之。胡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乃出所具示之。胡讀竟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安南諸大校。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久矣。先是黎氏殘莫氏。而據其國。其臣鄭檢尋篡之。阮惠復誅鄭。並逐黎氏。乾隆間。黎維祈敏關求內附。時朝廷已遣福文襄王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懼天威。可以折箠使也。文襄然之。未幾阮惠果悔罪自陳。乞効職貢。純廟嘉阮惠之恭順。准其入覲。賜名光平。並賜改國號曰越南。皆公之成其美也。公由舉人中書。入直樞禁。出掌封圻。常以未登甲科爲憾。今平叔官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謚。官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也大矣。

畢秋帆宮保

國朝狀元。鮮外任者。畢秋帆先生。沅及史漁村先生。致光兩人由府道落。歷總督。而加宮保賞。花翎。勳名之盛。則畢公遠勝於史公。未第時。先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會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嶼。重光童梧崗。鳳三皆在西苑該班。桐嶼應夜直。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蘅。畢公字代我夜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偷獲雋。可望鼎甲。須早回寓以待。若君書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語竟。二人徑去不顧。公怡然爲代直。及日晡。適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公夜坐無事。乃熟讀之。無何三人皆中。時新疆甫闢。上方欲興屯田。及廷試。策問即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擬以第四本進呈。上改第一。桐嶼次之。梧岡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嘆。趙甌北曰。偷揭曉之夕。湘蘅竟不代直。則無由知屯田事。以書法斷之。其卷必不能在十本頭。而龍頭竟屬桐嶼矣。昔賢每教人學吃虧。至是而益信。亦湘蘅之性度使然。而福命即隨之歟。

余秋室學士

余秋室學士。集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四庫書積勞。擢至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爲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車詣京時。曾及見學士。嘗因問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問。亦將告君。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大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腹撫而成立。今先母卒。母將無依。痛哭求闔王放還。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顧判官曰。彼陽壽尙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書。已奪其壽算矣。王命取簿。則一冊厚寸許。簽書出恭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予名。予方跪迎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僉目視冊。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唐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以下祿位注甚長。乃於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王謂判官曰。彼死惟以母爲念。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以勸諭。盡放之還。俾流布人世。有則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中。亦須示薄罰。毋令其自適也。於是判官以筆點予頭痛甚。大叫而蘇。則已死去一晝夜矣。今頂間一痘。醫亦罔效。大約即判官點處也。時予聞

吳言。方愕然痛悔。誓改前愆。方發誓願時。正四庫修書。詔下徵召之日也。

戴吳二公

乾隆末。戴文端公。衛亨及吳槐江公。熊光尙爲軍機章京。兩人適同夜直。夜半忽有某省急遞摺至。上已披衣闕竟。宣召軍機大臣甚急。內監奏軍機大臣尙未到。只有該夜班之軍機章京兩人。已在直房祇候。上詢兩人姓名。卽行召入。以摺示之。並口授機宜。令卽擬旨進呈。兩人出運筆如飛。立具章以進。曉暢周浹。悉如上意。適軍機大臣已到。齊入對。上以兩人所擬示之。並詢妥否。咸曰甚妥。於是上盛誇兩人之能。命每日卽隨軍機大臣入對。時和坤方用事。恐分己權。奏曰。兩人本軍機處得力之員。卽臣等撰擬。皆出其手。今可仍責成在直承辦。與面承諭旨無異。若卽令隨同入對。則官職較卑。於樞廷體制。似有未協。上微哂曰。汝等不過計較官職之高低。險又何難處分。汝等且出。卽有旨諭。和坤遂不敢再奏。未幾而硃諭已下。戴衛亨吳熊光卽賞加三品頂戴。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和坤爲之喑然。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此之謂

欺。

孫英二公

道光之初。中外大小臣工。皆有所獻替。英煦齋協揆。和建言。外省衙門。一切陋規。都干例禁。歷來有裁革之名。而並無裁革之實。甚至日益而取盈焉。不若明立章程。酌與定數。俾與養廉之法相輔而行。庶廉吏有例內之補苴。而貪吏不得爲額外之掎克。上頗韙其言。通行各直省督撫。核實議奏。嗣各省陸續奏覆。率多依違其說。最後兩江孫寄圃節相。玉麈奏至。以爲斷不可行。語甚切直。時英已入直樞廷。內監將孫摺發出。交軍機大臣閱看。傳旨令英和回避。不必看。英亦自若。語同列曰。我先入南書房拱候。凡軍機入內候。名咸集於南書房。語畢徑去。時同直者已知其由。旋集南書房。內監宣召諸樞長入對。復傳旨令英和回避。不必進。未幾樞長出。卽傳旨。英和不必在軍機處行走。而定陋規之議。遂寢不行。英亦不以爲意。至道光五年。南河高堰壞。運道阻梗。孫交部嚴議。應革職。上賞給編修。仍留南河效力。繼因滯漕二百萬。不能渡黃。議改由陸盤運。請經費銀至百數十萬。英適筦戶部。以請數太多議駁。時中外方主海運之說。孫獨以爲不可。又與計相所見不合。事頗上聞。復革去編修。勒令回籍。時論嘖嘖。皆以爲二公不睦。其事巧相。

逢也。家大人曰。此二事。余皆在場目擊。二公於余皆有知遇之感。平心而論。定陋規。乃整頓吏治之苦心。而名之不正。舉國皆知之。籌海運。爲疏通河漕之長策。而事之難行。亦舉國皆知之。孫與英。要皆公忠體國。並非有私意於其間。卒之陋規之議竟息。海運之法果行。兼聽並觀。大聖人自有權衡。於臣工毫無偏袒。報復之說。豈能行於堯舜之朝。特世俗之見。因兩人之身分相當。其事又恰相值。歸之於報應冥冥之中。正非無因耳。

李方伯冤獄

李許齋方伯。庶嘗之獄。主持者汪稼門制府。志伊激成者涂淪莊太守。以轉左右委諾者王曉馨撫軍。紹蘭當獄急時。李本可自明。而涂承汪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拍案呵斥。聲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裁。入奏。上震怒。發二星使勘實其事。李清望久著。聞吾閩人又感其德政。有副貢生林光天者。倡義合數百人。訟其冤。星使據以上聞。獄遂白。涂譴戍。汪王皆罷斥。爲民閩人快之。王一生宦蹟。不離閩省。自知縣至巡撫。皆汪一力扶持而上。故感汪至深。過於迎合。以有此錯。汪則自命甚高。大有吃兩廡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羣稱爲假道學。自以此案敗。聲名驟

衰。將去任時。署中至白晝見鬼云。

錢南園侍御

錢南園先生。潔劾山東巡撫某公。賄賂通行。穢名彰著。上命和坤馳往查辦。和與某素相比。欲化其事爲子虛。奏請與錢偕行。沿途備極殷勤。錢弗爲動。比至濟南。以衆證確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密囑本省大吏。媒孽其短。久之不得間。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啓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輦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

某總戎

楊雪芹曰。粵東某總戎。虎頭燕領。辟易萬夫。而說禮敦詩。居然儒將。工擘窠書。所到名山。輒有摩崖大字。有滌研圖卷。名流題詠殆徧。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廚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饜鷄豚。所過輒有羣狗嗥之。官建寧鎮時。以巡閱至崇安。登武夷山。適日晡。宿於九曲舟中。

營弁殺狗以供。遂呼觴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遽仆地不語。衆弁掖之起。則渾身癱軟。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瑩曰。此座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人。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官鞭者。全身骨節皆碎。觀此乃信。

孽海

家大人維藩吳中時。石琢堂先生。魁玉主紫陽書院講席。每進署講集。余得從屏後窺之。年近八十。而精神矍鑠。健談豪飲。常如五十許人。吳人盛傳其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見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歷數十年不倦。蓋又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以會魁臚唱第一。旋典試吾閩。繼爲湖南學政。歷官至山東按察使。亦可謂報施不爽者矣。至俗復傳其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乃謀諸夫人。假匿飾金珠諸物。易錢質庫。徧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悉燼於孽海中。則未免言失其實。按此事。又見沈桐威諧鐸中。沈亦辨其不必然。蓋所載疏草。係胡紘沈繼祖所爲。與作是書者何涉。小人之汗穢君子。何所不可。旣以爲僞學。則亦無不

可加之罪。明著之。正所以釋人之惑。何足以病此書。四庫提要。稱紹翁與真德秀。皆游朱子之門。其學一以朱子爲宗。故所論多持平。又謂南渡以後。諸野史足以補史傳之缺者。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及紹翁是錄。則亦甚重其書。且書中所載謚議二則。於朱子表章甚力。並無異詞。則是書亦何可輕燬。琢堂先生。當少壯時。盛氣輕舉。容或有之。所謂扶翼名教者。當不在此。且蘇州城中。一時坊肆。又安得有三百四十餘部之四朝聞見錄。供其搜取。而侈爲美談乎。聞家大人曾以此事面質先生。先生亦笑而不承也。

奉陰鷲文

家大人觀政儀曹日。與歙縣程澂江先生。世誼爲同官。先生科分最早。嘗於乾隆己亥。偕大興朱文正公。典試吾閩。先外祖鄭蘇年先生。出其門。以故與家大人。尤相篤厚。喜談舊事。自述乾隆己酉。與陳修撰。初哲同典試秦中。已取定二十五卷。送陳覆閱。內某號一卷。疵謬頗多。陳欲去之。以備取卷頂補。忽聞鬼聲四起。徐至窗外長嘯。尋入室擲掄。擾至黎明乃去。陳意考院。久無人居。疑狐爲祟。亦不以爲怪。造余商酌去取。余不覺心動。謂陳曰。憶先君子。皓首文場。三次

獲雋。皆以正副主司意見不合。抑落孫山之外。由今追昔。不覺感傷。至此卷之疵累。愚亦見之。其去取原無成見。第以愚念及之。情不能禁。或可格外錄之。陳勉從所請。榜後來謁。則一村學究。祝振聲也。余與陳歷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鷲。祝自陳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爲陰鷲。亦不知何者爲陰鷲。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鷲文。二十八歲時。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五十八歲。行之已三十年不倦。生平惟有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卽能行之。即此已是陰鷲矣。踰年公車到京。見其人樸誠無文。呐呐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孝子有後

吳中徐少鶴侍郎。題其封翁蘭石先生。本江南名下士。而性尤篤孝。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己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寫疏焚於竈神之前。求其上達。母病頓痊。而先生尋沒。年纔五十。人方痛孝子之不永年也。無何少鶴以嘉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卽隨之矣。相傳江南甲子闈內。監試張古餘。數仁夢古衣。

寇人告之曰。今科有山東卷。須汝中之。張自揣。監試非闕卷者。且山東之卷。安得至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薦一卷。主司賞其淵博。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語爲疑。適張登堂預觀。亦悅其博奧。一一爲之數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令蓋山東人云。

租牛待贖

吳門董个亭封翁。琴南觀察國華之父也。觀察與家大人爲素交。亦昔年宣南詩社舊侶。後家大人官吳中。復時從觀察探風問俗。往來無間。稔知其家世積善。爲鄉人所稱。嘗以歉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關一園。如所售之價。買牛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爲郡守監司。次子國琛亦登賢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按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涸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冬買牛。春聽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陶文毅公

前兩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與家大人爲壬戌同榜進士。同官京師。最相契厚。兩家內眷。時有來往。先母鄭夫人。嘗語余。曰。陶家年母右手之背。有凸起一流。問其故。則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常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耳。先母亦不敢追問其詳。後家大人聞於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極貧。初聘同邑黃氏女。有富翁吳姓者。聞黃女姿色。謀奪爲其子繼室。以厚利啗黃翁。黃頓萌異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黃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吳之富。意已決。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誓不適窮生家。有養婢。願以身代。女之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膺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後吳姓恃富。又佔曾姓田。兩相讎鬪。吳子被毆死。吳翁亦繼卒。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吞其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貴顯。以丁外憂歸里。始悉其顛末。憐黃女在窘鄉。贈之五十金。黃女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而不忍用。旋爲偷兒竊去。忿而自縊。聞文毅今尙每年周恤其家不倦云。按此事。傳聞情節。小有歧互。而大致則同。憶文毅與家大人同官吳中時。朱文定公。土產由浙江學政還朝。亦壬戌同年也。舟過蘇州。同官演劇公觴之。文定令演雙冠誥。文毅至。淚承睫不能忍。文定私語家大人曰。此我失檢。忘卻雲汀字。文毅家亦有碧蓮姊也。是日上下觀劇者百十人。

無不目注文毅者。衆口喧傳。其事益信。

關廟籤兆

陶文毅公嘗言。湖南有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籤。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一年元旦求籤。得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是年雖遇淺水平流。亦必舍舟而輜。秋間爲侯七一案。星使按臨。欲舟行。某不可。乃以關廟籤語告之。星使勉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某受贓事。某不承認。而司閹之李奴。必欲扳其主人。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主僕方爭辨不休。星使厲聲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於地灘也。據供此銀。遂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帝早知有此劫數。公何辨焉。某始悚然歎服。案遂定。某爲吾鄉大吏。甚有能聲。所惜者近利耳。余尙及見其人也。

循吏獲報

桂林龍雨川。光甸以孝廉爲湖南知縣。愛民如子。盛有循聲。大府聞其廉能。力薦之。今已擢他省矣。其子翰臣。啟瑞甲子孝廉。端方謹飭。生平尤好義輕財。周給戚友無吝色。其同里閔鶴雛

孝廉嘗稱之。謂余曰。近年所交。得此一人焉。庚子禮闈揭曉。余與鶴雛翰臣同報罷。次日翰臣。因鶴雛訪余。一見卽決其非凡品。蓋溫柔敦厚君子人也。數日後。余出都。而翰臣留京。及辛丑入都。訪翰臣於內城。自後蹤跡漸密。心欲傲其爲人。而自覺不逮。是年翰臣考取中書。隨成進士。其詩文楷法本優。人咸以翰苑相期。無何竟得大魁。是夏余返桂林。適家大人調撫江蘇。舟過長沙。龍雨川來謁。龍與余家本有世誼。蓋其父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榜者也。述及客冬新莅一縣。署中有舊亭已就蕪廢。乃捐俸重修之。適縣南有一渠。亦久湮塞。合邑紳民鳩工濬治。旣告成。而署中亭工亦恰竣事。都人士來告曰。故老相傳。此渠若通。邑中必出殿元。今此亭適同日告成。請以啟瑞爲名。而記其緣起可乎。旋以公製啟瑞亭扁。擇日懸掛矣。而余兒啟瑞狀元之報適至。不應於民間。而應於縣署。爲民父母者有餘愧矣。家大人謂此科名佳話。不可不記也。因附述於此。

羅山冤獄

江南河帥黎襄勤公。世序言其鄉有村翁。其子出外貿易。留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紝佐炊。翁

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其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翁以後可稍節賭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後携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值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媪來告媳曰。頃聞河裏有一浮屍。旁有破傘。曷往驗之。媳急往視。則六十許老人。居然翁也。乃呼號欲絕。觀者憐之。代爲撈起殮殮。適里中有監生某。虎而冠者也。知媳家固貧。而媳之外家頗殷實。思藉此嚇詐。昌言於衆曰。此事能不報官而遂了乎。里中無應之者。某素習刀筆。乃以媳怨言逼翁投水鳴於官。拘媳嚴訊。媳不慣受刑。遽誣服。案遂定。棄市日。其翁適自外歸。仍攜舊傘。沿途聞其媳將以冤死。亟奔法場。已無及矣。遂痛哭赴官自陳。縣乃據實檢舉。而以監生抵罪。縣亦罷職。鄰媪有夢其媳冠轎來別者云。己爲神矣。此家大人官淮海道時。聞公所述如此。公羅山人。述此時。但云其鄉前數年事。疑卽羅山縣案也。

濟渡自救

錢唐屠琴塢。負文望而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

只小舟。猝遇風。往往覆溺。屠蒞任。捐貲製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即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尙在北岸。即泊舟。繫纜下碇。以爲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筈脫。鐵鹿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卽以此舟溺。恐不足以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曳斷纜。瞬息抵岸。復下碇。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夫造舟濟渡。非爲己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之不爽哉。後屠以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特旨。擢守九江。

儀徵盜案

屠琴塢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擬議之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之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卽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卽

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呂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貲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而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寧。先後獲四人。又於直隸武清獲一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縛。而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至。停輿查詢。命中軍協擊。衆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爲竊。竄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蓋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誦緝。賠累至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奈何。余笑曰。人能似余拙。天下可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費。誰爲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審。相持至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矣。余次日。卽以此情面陳於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咎余。案情旣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

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即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摺定案。蓋巨盜惡貫已盈。不能倖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此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人生。而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驅賊巧還

家大人扈蹕瀋陽。與無錫顧晴芬侍郎。舉帳幄相接。公餘時得晤談。侍郎述其鄉數年前一故事。云有華姓者。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過丹陽。見岸上負重囊一客。呼搭船甚急。華憐之。令停船相待。舵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船工不得已。迎客宿於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則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賞。不如歸家擺擋。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棹。許其直。仍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

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築之。遂沈。華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百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孝友大魁

蘇州吳崧甫先生。鍾駿。庚寅辛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兄同受業師也。藩署書屋故窄小。仲兄與師隔屋。余則晨出。筆硯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涵。絕無疾言遽色。聚談時。亦間有戲謔。而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聚書。至借貸以購。居常則手鈔弗輟。師本壬午舉人。丙戌會試得謄錄。自云如不中進士。將來由此途去矣。有相士者。余兄弟私叩之。云貴師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大人賞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賞以殮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泣

然曰。計借已無望。而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快然。時先母鄭夫人。歲暮略有所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而同受業者。尙有余姊夫邱藜輝。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成洋銀一百元。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遽聞於外。吳中以爲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斬其所有。不以斂見。雖得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師以修撰來閩典試。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閩學。近已由大師成。晉宮詹閣學。近聞又視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李翁義舉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芸圃先生。乘綬過從最密。芸翁之先德。亶誠封翁。本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除夕避債族人家。值其家爲獻歲之供。就其歲盆溫火。爲奴輩所斥。負氣出。以一襪一傘。謀食於粵西。稍得贏餘。而素性任俠。隨手輒罄其所有。後隨客輾轉至交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八千金而歸。途遇太平郡某丞。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泣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爲新任所揭。被檄至省。行將荼革監追。身家性命均

恐不能保耳。翁曰。吾所携囊中金。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丞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金。今素手而歸。我何以安。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則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於丞。疾馳而去。丞得金。事遂解。翁歸。乃改爲猗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丈夫子十餘人。芸翁其最少者。其長孫春湖先生。宗翰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嘗典試吾閩。晉學浙江。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萬近蓬視鬼

張蘭渚侍郎云。吾鄉有萬近蓬。福者。杭堇浦太史之弟子。性好道術。又目能視鬼神。嘗設孟蘭會。別爲其師位薦之。至召請。果見太史來。相與話別後事甚悉。問近作何狀。曰。吾本觀晉大士座下。寄靈童子轉世。託生遂迷本性。頗增筆舌之過。以致不能還我本來。幸無他惡業。未墮三塗。冥中亦無拘束。尙能逍遙來往於風清月白時也。萬因問陳勾山太僕。近復何如。曰。此君勝我多矣。彼故文昌宮中人。生平有善無惡。和易近人。人有寸美。愛不去口。有樂道人善之風。身後已歸桂宮。卽其子孫。他日亦貴顯。吾何敢望彼哉。按袁簡齋新齊諧中。亦載此事。袁與杭陳

皆同徵友。當不以意爲軒輊。今數十年後。杭之後嗣極衰替。而太僕之孫香谷。桂生位至巡撫。從孫荔香。高匠位至侍郎。其曾孫憲會。近亦入翰林。則萬之言不誣矣。

顧老紹釀酒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爲業。一日見酒缸中死一赤練蛇。心知酒已被毒。飲之當害人。而吝惜賞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開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而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爲倖逃天誅也。夫酒甕不以他故碎。而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爲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微懼之隱。酒未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以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行。而一念之不仁。已上達天聽。天心之仁愛。陰律之森嚴。胥於一事寓之。亦奇矣哉。此係十餘年前事。甚近且確。家大人聞之。黃霽青太守。而太守又聞之。潘壽生。眉壽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旁証中。

朱酉生述二事

朱酉生孝廉。經在家大人幕中。爲余言其友葉某。嘗在某學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甚佳。而葉

夫手污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爲葉所污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亦不爲之剖辨。聽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則知其家甚貧。藉授徒餬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怨憤而成短計也。葉自是甚咎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而皆以污卷黜逐。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無心結冤。而銜恨已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免哉。又言其戚管靜山名英者。工於時文。有聲庠序。惟性頗放誕。喜爲狹邪游。嘉慶丙子科。與余同往金陵鄉試。三場甫畢。卽顛倒於秦淮妓館。旋得病。遲余十日始歸。病革時。余往視之。慨然曰。管英不中。無以爲能文者勸。管英不死。無以爲荒淫者戒。越日報中人果至。又一日乃絕。西生謂此非靜山所自言。乃鬼神憑之而言也。慧業文人。可以知所擇矣。

甘肅藩署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爲大院。院之前。卽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之崇宏。甲於各直省庫。前有鴿子數千。每日支庫中銀若干。爲飼鴿糧。間有深夜無故近庫門者。鴿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而後已。其遺卵或墜地。皆相

戒不敢拾取。相傳爲守庫神。不知始自何年也。家大人莅任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日朝賀早起。具朝衣朝冠。在大院登輿。適有陣鴿屎。汚其朝冠及補服。旋退至內室。滌冠易衣而出。則督部已先至。方伯大怒。甫歸署。即呼銃擊鴿。傷者百十頭。復滅其糞。剔其巢。毀其卵。越數日而案頭硃筆。爲鴿銜至空中。擲下。既又銜其帽頂。擲於客前。既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鴿櫺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臆敗。家大人曰。此鴿屎之汚人。或知其將敗而警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無不知恐懼。修省而與物爲讎。庸有勝乎。又曰。此鴿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篆係伍實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鴿即隨印而往。其留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沈東甫逸事

道光戊子己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爲湖州沈異帆茂才。一咸嘗述其族祖沈東甫光生。炳震一事云。公嘗晝寢書齋中。夢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丈許。請公自照。前生則

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間。又請照三生。則烏紗紅袍。玉帶皂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蒼頭鬪然入跪。叩頭曰。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冊呈公。問其故。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任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記得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内敗卒。降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卻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乎。乘轎乎。蒼頭呵之曰。安有監司大員而步行者乎。呼一輿。二夫甚華。掖公行數里許。前有宮闕。中坐王者。冕服白鬚。旁吏絳衣烏紗。持文籙。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金甲者。從東廂入。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兵業已承認。君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備道節制。君令之不從。平日慳惡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者也。况詐降復反。不殺則又將反。我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墨。聲啾啾遠來。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毯。齊張口露

牙來囑總兵。兼睨公。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又何嘵嘵。羣鬼曰。當日詐降者。渠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者。何可盡殺。且總兵意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真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耽擱二百年。總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等怨氣未散。又不能托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候玉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手書勸阻爲據。可放還陽。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懲其懦弱之過。五百鬼手持頭叩階曰。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引公出。又至鏡所呼曰。請照今生。不覺驚醒。汗出如雨。見家人環哭。云已暈絕一晝夜矣。

談相談命

家大人官儀曹日。適金溪楊邁中公。護由浙撫降爲三品卿堂。再降爲部郎。入儀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風鑑。羣聚叩之。公但微笑曰。此自少年狡獪。尙且離合參半。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復自欺以欺人乎。家大人詰之曰。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亦曾攬鏡自相乎。公曰。我明知此案。既

發必至失官。而屢對鏡揣摩。並無咎徵晦氣。不知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艱巨之任。而忽弛重擔。仍還清班。豈得謂之咎徵。抑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之眼力。仍不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誨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則何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強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時孔荃溪方伯昭虔亦在坐。瞿然曰。相隨心改。屢聞其事。命由心造。竊所未明。願先生畢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佳而命醜。亦未有命好而相乖者也。君不聞李敏果公衛之事乎。李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遇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歸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識之。後李常

逾此語以戒人。又山東國中丞。秦嘗扶乩。問年壽若干。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乎。然則人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徐侍郎

平湖徐辛菴侍郎。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偕族兄士芳。同應戊寅鄉試。逆旅中檢得一包裏。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菴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詭謂辛菴曰。弟但行。吾當守此。辛菴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即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菴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証其虛也。既兄弟同入場。辛菴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至芳字草頭。忽燭適花爆。落其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羣謂此人必有惡業。盍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

易之及拆彌封。則辛菴卷也。於是衆皆喜曰。是直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錢三元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齡公舉始。爲諸生時。初名起。因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刲臂肉和藥以進。應手而愈。大魁後。以修撰直上書房。敬恭匪懈。值和珅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爲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而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罣礙。公獨儵然事外。時論高之。按錢之墓志銘。爲石琢堂先生所撰。而於不入和黨。大節獨遺之。不知何故。又敍官階。只及修撰。而以後開坊。歷至閣學。曾不見。亦載筆之疎也。此文今載獨學廬文集

陳三元

繼錢湘齡而成三元者。爲桂林陳蓮史方伯。繼昌初名守叡。嘗夢泥金到門。乃繼昌二字。詰以錯訛。其人答云。今年會狀必是此名。寤而更今名。桂林城外。還珠洞有石筍下垂。舊有石筍到

地。狀元及第之諺。至是石果與地接。又洞中有磨厓詩。刻分嵌繼昌二字。亦一奇也。方伯爲榕門相國文恭公元孫。其積累之深。栽培之大。所不必言。及第時。封翁蕉雪中翰元。纔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遠雲祏。福至還期器可盛。好以文章勤職業。勉求學問副科名。出身豈爲營溫飽。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責。老懷不用日愁生。按方伯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狀。其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恰爲道光元年。亦可謂幾之先見者。己亥庚子間。余與仲兄隨侍桂林。值方伯在里養疴。最承青眼。嘗集句手書楹帖見贈云。虛其心實其腹。驥之子鳳之雛。義兼褒勗。余兄弟甚感佩之。

季亢二家

王蕡亭通政。友亮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輿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先一家所居。環居爲複道。每夕行擲六十人。蓄伶甚衆。又有女樂二部。稚齒韶顏。服飾皆值巨萬。及筭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涕泣廢餐。謂弗若其主家廝養。乃遣之。此與鈕

氏觚陞所載略相同。余幼隨先大夫之山西平陽任。屢游城外亢家。園中設寶座。蓋康熙中嘗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相傳亢先世得李闔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鏹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爲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季氏尙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藉儒業自存。亢氏以讀書爲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治乎困。窮束手無策。憂傷短折。遂致餒而此。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於此。可憬然悟矣。按對亭先生爲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時。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亢園。尙可想其梗概。及道光間。家大人過平陽。亦欲往一游。倩導游者。則土人以斷垣叢甍。毫無足觀辭矣。

太平王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啟鵬同官儀部。申之以婚姻。溫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稍減。家大人偶詢

之曰。山右多富族。如君家者。尙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本以太平縣王姓爲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而家極貧。教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之藍衫。質之典鋪。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爲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具道春間必贖。年例如此。試查故簿自知。店夥仍斥之。生歎曰。我若開典鋪。有可以濟人急者。雖死屍亦必受當。乃負氣披衫而返。途中爲棘刺所鉤。衣破益恇恇。行數步。忽思歲除在即。此地來往頗多。恐棘復鉤他人衣。乃返脫衫。徒手拔棘。棘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枝。刨土挖根。根盡而其中有空坎。白金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鏹其處以謝。則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鋪於前所質鋪之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聞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裏一死孩來當。店夥呵詈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心知爲某鋪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入後園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聞至今。破藍衫尙存。

放生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同過大善寺。見鱸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不足。願兄爲倡。募衆成之。何如。張慨諾之。自出銀一兩。募衆湊成八兩。盡買而放之。至秋夢神告之曰。汝本未得中。緣放生功大。得早一科。放榜陶與張皆中式。

丙午科二事

乾隆丙午。順天鄉試。有大書於卷面者曰。黃四姑娘。開拆遂登藍榜。是科江南闈中一士子。於題紙下後。高歌不輟。忽題一詩於號板云。芳魂飄泊已多年。今日相逢矮屋前。悞爾功名虧我節。當初錯認是良緣。踉蹌而去。

白卷獲雋

句容某生。博學能文。好行陰德。值鄉試。無資。得親友贖儀十餘金抵省。寓東花園地藏菴。聞鄰舍有老嫗失養。不得已而賣媳者。分離前夕。哭甚哀。訊其子則多年遠出矣。生惻然。爲輾轉作計。詭作其子家書。言久商獲利將歸。因結賬暫留。先寄銀十兩。以資家用。明發投之。老嫗得銀。事遂解。生復借貸入闈。夢有神告之曰。子獲雋矣。然必三場俱曳白乃妙。醒而竊笑荒唐。題紙

下方欲握管。恍惚夢神呵止之曰。子欲落孫山外耶。卷有字。榜無名矣。生仍不信。靜坐構思。而心如廢井。緒似縵絲。日已將夕。不能成一字。繼且神思困憊。竟入睡鄉。及覺。見提筐出場者。踵相接。無奈何。且交卷而出。聞藍榜已揭。趨視無已名。乃勉入二三場。遂坦然曳白。迨揭曉。則已高標第二名。正錯愕間。有飛騎遞某令札至。啟視則闈稿悉具。令固名進士。由庶常。改外。派作收卷官。深以不與衡校爲恨。得闈題。技癢難禁。默成三藝。適接生白卷。袖歸寢所。疾寫發騰。欲以試內簾之眼力。而惟恐生之不再來也。繼得二三場卷。俱一律曳白。益大喜。始終完其卷。填榜知已奪魁。意得甚。故密札以達之。生詣謝。令笑問君。何惜墨乃爾。生以夢告。問有何陰德致此。生謙言無之。罔問。因微言場前寄銀事。令拱手曰。是矣。子代人作家書。天遣予代子作場藝。又何謝焉。報施之巧如此。遇合之奇又如此。夢中神語之不憚煩。又如此。一善行之。所係不綦重哉。

俞生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卽裹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贍。真也。怪而問之。色

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予兄弟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寃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而已。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汗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帟指責曰。汝旣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遺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硯翻。遂失所在。予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拘繫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以送之。

至孝感神

興於詩者江都人。本姓孔。定南王後也。初業儒不售。挈其子貿易於定陶縣。嘉慶癸酉。教匪犯定陶。與父子同奔。賊及之。將斫子。跪而請曰。幸斫我。勿斫我父。賊徑斫其父子。抱父頸連呼斫我斫我。賊兩斫之皆殞。興於瞽罔中。不知有昏曉。俄見其子手足動。而不能言。俄見其子手據地起而仆仆而復起。然亦不能言。又久之。自覺喉間有一縷氣蒸然甚熱。咳而言。其子亦言。

初斫時。如有神人傳以藥。許不死也。父子匍匐出積屍間。凡十有五日。不食不飲。不知痛。乃並不死。輿面受刀割。眼耳鼻各半。其子殊而未絕。今已歸江都。飲食笑語。並如恒人。朱酉生云。

朱別駕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爲述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鑠者。性慘刻。所莅之區。必別造厚枷巨梃。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荏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慎。曰。即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已獨携劍秉燭登樓。坐至三更。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先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冥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疊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青面者。白面者。以次疊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黑臉。

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鷄已鳴。家人秉燭來視。則橫屍滿地。所殺者。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鬼弄我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在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閱之。

節孝祠

岑可樓又言。前在鉅野縣幕時。聞其縣學。有門斗某。典守節孝祠。卽寄家於祠旁小屋。值秋祭。門斗夜起洒掃。其妻猶寢。似夢非夢。見祠門外。坐二神將。金盔練甲。數鬼卒夾而伺。有婦女數十。雙聯袂而入。中有舊識二貧媪。素知其未邀旌典。訝問其何以亦來。一媪答曰。人世表題。豈能徧及窮鄉小戶。湮沒者不可勝數。鬼神矜憐苦節。雖未得請旌者。亦招之歆祀。祠中若冒濫恩榮者。雖已設位。反不容入也。按冥漠之中。理合如是。偶借此門斗之妻。以傳播於世耳。

山陽大獄

山左李臬言。鮑某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覈實稱考。殊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仲漢大懼。使閹人包祥。以多金囑

李之僕李祥願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仲漢忽謂包祥曰。此時期必濟。聽汝輩爲之。包祥遂與李祥等密商。於茶內入砒。夜深進之。李君毒發。顛撲狂吼。尙不即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床上。作自縊狀。遂絕。淮安守王穀者。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仲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李君同學荆翁者。老諸生也。一日於郊外。見李君儀從導引前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已得請於上帝。憫其清正強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於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聞。將王穀王仲漢等俱拏解。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仲漢堅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仲漢執茶杯。睜目良久。遂吐實。王穀亦歎服。獄具奏上。李祥發李毓昌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睿廟有御製詩二十韻。憫毓昌加知府銜。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額手稱快。按王穀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鷄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控。穀竟問實。律凡姦十二歲以下。無問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上。僅科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者論如律。

瘦死獄中。後數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爲十三歲之父兄所控。阻以爲彼嘗受汚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膠庠。十二歲者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嬉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責。不爲縱法。而所全不已多乎。蓋穀之天性刻薄如此。時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德州糧道。目擊其事。甚爲不平。後聞山陽案發。慨然曰。若王穀者。雖無此事。死亦晚矣。

江都某令

揚州卞竹辰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鼓。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汪有富名。某令以爲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卽驗。待其臭穢。講賂三千金。始行往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詐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

卽日兌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果選甘肅知縣。擢_{河州}知州。因贓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按此事與吾閩廈防某丞事相仿。而其報更烈矣。

劉映南

江右劉映南。賈於吾閩之汀州。頗得利。乃買舟篋金歸。中途被竊。號於衆曰。篋中有毛某所寄二百金。奈何。衆爲追竊者已望見矣。竊者始棄篋而逸。劉驗之。狂喜曰。寄銀好在。蓋竊者棄其餘。以餌追者。劉銀去。而毛銀存也。衆問失銀若干。曰四百。問何以狂喜。曰寄銀在。可以見吾友。失銀命也。衆咸嗟歎。是歲賈利倍常時。適償所失也。此事在嘉慶六年辛酉。越十四年乙亥。有同鄉某賈於歸化者。忽患病。劉往收賬。則責負人叢集店中。查檢錢貨。呶呶議分。未決。而劉州賈五十金。數甚巨。乃語衆曰。病者尙可不死。若錢貨驟分。則病者必死。是由吾輩死之也。且奈眷口何。我所欠獨多。今若此。盡_其俟明春平。衆唯唯而散。某病旋愈。劉回舟中。途有巨盜伺之。探知空手歸。遂去。

蔣封翁

鉛山蔣適園封翁。堅心餘太史士錄之父也。精法家言。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其叔游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曰。某寺僧弑。不得主名。奈何。蔣附叔耳語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而屢顧不在經。故疑之。語爲捕者所聞。竟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出游。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蔣疑而跡之。見其躡古廟大鐘下。詰之。則曰。我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某戚。不遇反。寄食於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阻風。舟人將不余食。故避此。言畢泣。蔣亦泣。強之回舟。與共食。並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爲兄弟。居無何。熊來曰。我得弟金。獲利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亦知吾父有養子曰蛟乎。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踰年臨安人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瀕死時。囑曰。爲我報蔣君。蔣陰計歸熊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函致臨安主人。授部署法。遲至十日始告熊母。母果遣蛟往。已而召蔣。哭曰。蛟至臨安。兒骸已焚。塊然在桶。今舟人已負之。納我園中。此外不餘一錢。奈何。蔣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圍哭。視畢走出。母牽蔣袍哭曰。聞臨安

主人以兒金寄君。金之來固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蓋析其半以活老身如何。蔣未答。蛟突前。睨曰。此事須南昌廳主明之耳。蔣叱之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叟來。卽明也。蛟卽扁蔣而去。俄頃有麗眉者六七輩至。蔣曰。所以嚇嚇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今母見逼。不得不速明。請皆詣圍。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皆鎔金鑿然。裹以簿券。衆取視皆感泣。歎老嫗不知人而已。遊慕山右時。臨汾令縱吏暴征。民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往撫治。聘蔣同往。至其地。山上人如蟻螻。張旗樹柵。洶洶然。蔣手令箭先行。環山呼曰。撫軍知汝等皆良民。爲姦吏迫而走。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寧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噤不敢語。稍稍下。蔣導之入縣庭。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庭而囂欲毆之。蔣從旁大呼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榜吏至血流。民懼懾拜謝去。安堵如故。後蔣以倦遊家居。忽聞佟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至澤州。佟方缺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蔣至。爲強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蔣。蔣曰。若能助佟。我卽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至三日而事集。佟行。蔣乃行。蔣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心餘。捐館時。猶及見心餘舉於鄉。後以心餘官編修。贈如其官。

陳鑑亭侍郎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適新城陳鑑亭先生。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裏被兵弁所搜獲。獻之先生。時衆目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殼臆。至無人狀。先生乃取包裹。置於坐櫺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考籃及衣裝重複檢視。乃跪稟曰。無之。觀察喞然曰。汝旣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目廣文曰。旣實在無之。汝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領卷徑進。而兵弁乃瞠視無一辭。旁觀者皆暗地稱頌不置。夫科舉之搜檢。自前代卽有之。然功令不得不嚴。而奉行者。則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歷躋顯秩。官至倉場侍郎。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富家傭工者。樸誠直諒。爲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爲陳長者。厥後子姓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石士先生。用前少司寇鍾溪先生。希曾前侍御史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鶴先生。孚恩皆鑑亭倉侍之羣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自督撫以至州縣。無不獲咎者。由京揀發道

府十六員。到閩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客。精風鑑。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之來徧相之。私語人曰。新到之道府。率多刻覈之才。而鮮渾涵之度。其精明而兼渾厚。將來能終保令名者。僅二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保李蔭原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戴太守報德

吾鄉侯官游心水太守。紹安在南安任時。大庾戴篋圃先生。方以幼童應縣試。戴本徽州產。衆攻之不釋。太守與大庾令孫卓峰。遮力護之。孫亦閩人也。篋圃先生少穎異。縣府試皆高標。故邑人益妬之。太守已於學使者前。爲之緩頰。院試日。太守預藏篋圃於輿中。四鼓即同入試院。學使者榜發。亦高標。衆無奈之何。遂入籍。未幾篋圃可亭石士蓮士數先生踵起。蔚成章平之業。篋圃先生臨終時。囑其後人云。吾家之興。實游孫二公之賜。他日當無忘報德也。越數十年後。游之後嗣不振。至無以自存。而戴崑禾太守。嘉穀適莅福州。甫下車。卽訪游孫二家子姓。而游近居榕城。值陳叙齋侍御功里居。爲之介紹。觀縷復其田廬。並延師課其孫曾。資之薪水。簪畫備至。一時傳爲佳話。家大人曾作報德歌以美之。

支某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雄於貲。然富而好禮。余隨侍家大人寓居邗上時。錢梅溪詠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一宅。余與梅溪爲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揚州宅。因識支。見其純謹敦篤。絕無豪商習氣。時曉夷警報屢至。鎮江紳富。多先期遷避。秀民乘機擄搶者。不絕於途。支家方擇日。令婦女帶輜重將爲江西之行。有秀民百十人。約盾日攔門劫之。支於上塗日。始聞其事。欲請官彈壓已弗及。突有乞徒三百餘人。攘臂登門。將秀民驅逐淨盡。俟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蓋支家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優。有求無應弗者。故終得一日之報云。

嘉義令

道光十二年。臺灣陳辦之亂。大抵爲貪酷吏所激而成。有嘉義令某者。聞變逃入民舍。適堂後有空棺。遂臥其中。賊至見虛無人。已相率去。有一賊以大便急獨留後。某令以爲賊去盡。又鬱悶已久。微露呵欠。聲爲賊所覺。奔告前賊。復返開棺。將某令曳出。橫加榜掠。令其將某案得贓若干。遂案供明。凌虐移時。然後刺刃於腹焉。不知者方以爲不屈被難也。時三山詩社以此命

題。家大人有句云。固難擢髮頌民罪。豈有甘心衆母家。可謂婉而諷矣。

勸戒錄第一集卷二

福州梁恭辰撰

黃齋青述二則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曉夷。與黃齋青太守安濤相遇。昔年宣南詩社舊侶也。太守喜談因果。述其數年前魏塘太守所居鄉名有周蘊超者。死時徧身青腫。作拷痕。陰囊腫如斗大。自以錐刺潰爛。若蜂窠。如是多日。垂斃。手足俱合如桎梏狀。口呼冥卒。及地保包爲榮名。哀號泣。隣作悔恨聲不絕。室內外鎖鍊聲琅琅然。其居與余鄰。余亦聞之。詢其戚黨。是人生前。究作何惡業。有人附余細語曰。是不可枚舉。第就一二事言之。可知其人矣。里有姑嫂二人。皆孀居。稍有薄產。周初誘而姦之。數年後。復將二婦誘賣。兼吞其貲。二婦皆鬱鬱死。數日前。周已自言爲二婦所控。拘魂就鞫矣。又一尼菴。有田數十畝。尼亦粗有姿色。其田爲乾隆初施主所捨。勒碑殿門外。周陰使人磨去施主名。而易己祖名。外塗泥沙。以掩鑿迹。旋使其姪誘尼姦。而自率無賴數輩。密掩之。遂以不守清規。逐尼而奪其田。摹碑呈官。冒稱施主子孫。官亦無以難也。其他事率

類此。欲不受其報得乎。太守又曰。包爲榮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尙樸懇。未嘗魚肉鄉民。不意其死後仍充是役也。霽青太守。又述其封翁退菴先生。家居樂善濟人。以醫而自隱於詩。嘗著醫話八卷。友漁齋詩集若干卷。生平戒殺。凡祭祀賓客之用。無非沽諸肆者。一日友人餉蟹二筐。霜螿肥美。旁觀者咸思朶頤。先生時坐水閣中。傾筐投諸河。一湖州客適在座。謂先生酷類其鄉張封翁。張封翁者。蘭渚侍郎之父也。其家戒殺放生已數世。侍郎兄弟咸登甲科。膺顯任。君能如此。行見諸郎貴顯比張氏矣。踰年霽青旋以二甲第一人入翰林。典辭試。作守高州。按蘭渚侍郎撫閩時。家大人曾入其幕中。初不知其戒殺也。居將匝月。館膳中未設一鷄。偶逢讌集。必蒸板鴨以餉客。詢之。乃知其專食自死肉。合署皆奉其教。不敢違也。侍郎自奉甚清儉。每朔望黎明出署。但買兩麥花噉之。俗稱油

陳海霞述二事

陳海霞。標吳江人。歷司桂林撫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與余爲忘年交。嘗言其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爲已孕。俟其產而留撫之。

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定教諭。氏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夭亡久矣。向使不留僕婦子。宗祧不遂。斬乎天。之所以報不妒者如此。海霞又曰。有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進士。爲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邑笠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而暮年殊困頓。有一子。已登賢書而暴卒。惟老夫婦兩口。寄居吳江。亦相繼而沒。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悞。致受惡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曷追。言之可爲戒也。吾少年時步游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即曩時所遇之人。快意者一。會試放榜。日隨衆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衆擠不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戴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已姓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其年吾子初應鄉試。即登賢書。快意者三。迨吾爲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己聘妻貧。誣以有外遇。此女適病鼓脹。乃指爲有孕。控於吾。乞斷離。吾信之。拘此女訊於公庭。不容置辯。女性故烈。袖出刀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而吾亦坐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觀女來。卒死。今吾失婦老而無依。行見爲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聞者無不酸鼻。當官者輕信之弊。至於如此。可畏也哉。

勸人惜字

朱坎泉者。錢唐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踐踏穢污。惡習相沿。恬不爲怪。乃力勸居停。捐貲收買。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間。所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鄉薦矣。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貪吏不終

道光初。吾鄉侯官令某姓者。湖南人。其父本充縣役。嘗語人曰。公門中好修行。吾儕隨事皆可造福也。生平喜爲人解紛。不肯逼人於險。人或稱爲某長者。因解犯至省垣卒。卽葬於城外官山。地勢低窪。每春夏月。必爲水潦所浸。家本貧。不能起遷。聽之而已。後其子某。由科目出身。又以此爲吉穴。不肯起遷。及作令吾閩。聲名狼籍。不恤人言。宜橐旣充。卽遣所親旋楚。將先墓之周圍。用土填高。以免水患。乃不數月。遽以不謹被劾去官。其鄉人頗爲修墓之故。或曰。其地本鮎魚穴。得水則活。水涸則死耳。時陳楓階攝令湘陰。聞之慨然曰。一胥役而行善。遂得貴子。一

邑宰而貪墨。不免失官。天道無私如此。人不察天心之所在。而徒嘵嘵於地理。豈非儼哉。

武岡州事

武岡州周某家。衣食稍足。而族丁寡弱。居舒楊兩大族之中。是年歲荒冬寒。舒姓有乞兒凍死郊外。距周宅半里餘。周夜臥不知。天明舒來見之。乃歸約匪徒。以人命圖賴。周懼。賄金五十兩求息。十六人共分之。前一班去。後一班又來。人數愈衆。須銀愈多。非數百金不辦。周無奈。往請關聖像並州城二郎神像。供於郊外。上疏禱之。衆始懼而散。過數月。分金諸人內有一人。忽顛狂自來。周門跪拜曰。我只分得銀若干。但願汝明中去。暗中回云云。每日拜三次。數日而死。又一人繼之。拜祝如前。連死七人。餘九人懼。願退還原金。求周代懺悔。周不敢允。而十六人盡死矣。此乾隆丁未年事。暗室燈書名載之。

蘇大璋

乾隆間。有諸生蘇大璋者。治易有聲。夢天榜中式第十一名。偶與同經友言之。友起妒心。訴於郡。謂蘇有關節。預知名次。乞究治。及填榜時。郡守在座。第十一名果習易者。乃以狀白監臨試

官俱曰。設如所言。何以自解。擬以他備卷易之議。既定。拆彌封。則自備卷而中式者。蘇大璋。而中式而抑置者。即訴郡之友也。一堂昨舌。士論快之。

陳扶昇

湖北陳扶昇者。黃州府巨族也。通族有一祖山俗呼蛇穴。其實乃水木蘆鞭之龍。直來橫受。穴閃一旁。而祖墳皆在盡頭。所以不發。時扶昇方爲父營葬。本房單弱。族人逞強。不容其白穴。不得已。在橫窩定穴。乃恰得真龍。葬後生六子。皆聰明岸異。少年科第。各得顯官。宅中奴婢如雲。奈家法不整。凡僕婦之有姿者。恒用以伴宿。爭相獻媚。習以爲常。及其生子。仍爲奴僕。所有後。有數家逃至江南。易姓改名。竟得大貴。而扶昇之嫡派。僅一傳。卽衰。雖訪知其事。轉畏勢不敢往認。只說奴僕發達。而不知爲陳氏之正支也。長沙貴中孚曰。此事余所親見。吾鄉中如陳氏者。亦不知凡幾。當其內亂之日。未嘗不自鳴得意。豈知其受害如此之深哉。夫人情莫不欲後嗣之顯榮。豈肯將大富大貴之子孫。平白斷送與他姓。所以然者。私慾蔽之。而利害未明耳。若早有覺寤。而不通身汗下者。非人也。昔年衡山有譚姓者。由縣官罷職而歸。日享田園之樂。

一日收租。見莊戶之婦甚美。以言調之不願。再逼之即走避。私告其姑。姑曰。似此富貴之家。謀其風水。猶恐不得。今來就你。有何吃虧。而反不從耶。婦曰。恐夫知見責耳。姑曰。我先爲你言之。可無慮也。越日譚復調之。便欣然相就。譚大喜。是夜入房。而婦適至。將解衣就寢。乃問之曰。我前再三相調。你決意不許。今一言甫出。而遽相從。何前難而後易乎。婦乃告以受姑之教云云。譚大醒悟。因假託出便。遂夜遁去。後譚連生數子。皆顯達。今尙孫曾蔚起不衰。此所謂臨坡勒馬。撒手懸崖也。觀此知富貴之家。尤宜保重。眞種一失。永不歸還。縱有顯親揚名之子孫。徒誤認他人爲父祖。吉地之靈秀潛移。正支之嗣續寢替。身後之追封不及。祠廟之祭享。讓人。父不能認其子。子不能識其父。而當局者。反以爲樂。不亦大可哀歟。

佃戶行善

有佃戶錢益者。其主人因謀佔鄰田不遂。心生毒計。令益以稗子撒鄰田中。益謂其妻曰。竟撒則害人。不撒則逆天命。將奈何。妻曰。何不以蒸熟稗子代之。益遂如法行。其主察之。見已撒而止。而鄰田毫無所損。後益生子。登進士第。夫妻皆受封。偕老焉。

代寫離書

寧波葛觀察。爲諸生時。每赴學塾。過路旁一廟。必揖而去。神託夢於廟祝曰。葛狀元過此。必揖我起立不安。其爲我築一屏於門。廟祝將鳩工。復夢曰。無庸。葛代人寫離書。已削其科名矣。蓋里有棄妻者。葛得其一金。而代爲之也。葛聞廟祝言。爲力完其夫婦。後登鄉榜。官至監司而止。

恩某

恩某者。以滿洲文舉人。選山東某縣。頗有幹才。而行同無賴。署中治事之暇。即鳩合僮僕。差役等。大開賭局。呼盧喝雉。晝夜不絕聲。其長女已及笄。常一騎一僕出遊。不知所往。夜亦不歸。恩不能禁。亦不過問也。教匪馬進忠之案。本多附會。所株累至數十人。恩爲承審官。將定案。株累者。率不肯畫供。詰其故。曰。畫即斫頭。豈有不知。恩諭之曰。但畫。我保汝不斫頭。衆皆曰。太爺哄我。恩曰。我若哄汝。衆索我命。衆諾之。翼日皆駢戮矣。家大人莅東臬任。檢馬案。悉其冤。於是日思効恩。旋擢任去不果。至鍾雲亭。辭爲巡撫。始因案去之。大受挾制。且與其妻日持刀伺於途。鍾至。簡出以避之。後因京控。上命文秋潭閣老往鞠之。始定發遣。途中爲羣鬼所扼死。其妻子

流落不知所終。

藉人雪仇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俟。偶題詩壁上。牢騷惋惻。泗州生頗有憐才之意。邀之小酌。相見恨晚。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顏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慫恿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誠告。恐駭聽聞。而事難克濟。尙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之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挂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旣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則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瘠死他鄉。數年來。屢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入則門丞戶尉爲之呵禁。君若肯僞作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扇匣中。但得進宅門。卽無阻矣。泗州生大爲不平。旣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暮。卽秉燭相照。果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餓。

頃復求仗鼎力。豈敢崇君。良久神稍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即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禍。亟他去。而劉亦不知所之。

佔墳惡報

有卜葬者。信地師之言。以古墳爲吉穴。合數塚之地。鋤而平之。棄其朽骨。瘞其父母。謂陶朱之富。可操券致也。居貨海船。貿於東洋。忽遇風落。滌數年始得出。返而初去年餘。其家人忽見其倉皇夜歸。曰。我在海被盜劫。貨不能返。因亦在海爲盜。刦殺多人。今事敗倖逃。聞被執者已供我姓名里址。飛檄拘眷屬。可速自爲計。俱死無益也。揮淚而竄。合家震駭。一夜星散。次日鄰人怪。其日午不開門。推之乃虛掩。呼之無一人。不明其故。地方具稟有司。檢其什物。爲造冊封之。親族疑慮。無敢出爲理者。後此人旋里。見屋閉官封。詢之鄰人。告以久遁。乃呈官請給還屋物。官轉詰以全家夜逃之故。邀鄰族環保。所挾賞已耗盡。所領回之屋。已破壞不堪。什物失其十之七八矣。兩年後過鎮江。遇其妻爲人傭。乃述其故。流離亡去之子女。尙不知所之。有知其佔墳者。爲人言之。鬼報之惡毒如此。

貞女明冤

乾隆辛亥春。京師德勝門外。一老人僱車往南城。未至而死。御者赴官報驗。日暮未及檢。命里甲二人守之。更深冷甚。守者各覓火向煖。既歸屍烏有矣。懼罪計無所出。有黠者曰。吾見僻處厝一棺。已被挖。可偷其屍代之。遂往發焉。黑夜間不復審視。忽遽將屍覆置驗所。明日官來檢驗。則女尸也。項有扼痕。共相駭愕。嚴鞠守者。迫於刑。遂吐實。亟拘屍主至。嚴訊之。蓋西人某姓女。其父娶一後婦。婦本有夫。以貧故。僞爲兄妹而賣之。以度生。某貪其色娶焉。前夫以親故。時相往來。某業賈。每出必竟日。或越夕不返。其前夫得以交好如初。久之爲女所窺。懼發其私。謀並汙之。與女婉商不允。至夜強劫之。女號咷百端。婦計無所施。適其父以索逋赴通州。須十日方歸。遂共扼殺以滅口。比某歸。給以暴病死。亦弗究也。至是鞠得其情。以二人抵罪。顧老人之屍烏有也。遍索弗獲。姑繫車夫與里甲以待。忽一日有老人言於官曰。前日所失之屍。即吾也。吾夙有痰疾。冷則發。發則如死。至中夜醒。見黑暗無人。意御者棄我而去耳。暗中尋路自返。執意與此大獄哉。官出車夫及里甲。驗之確。並釋之。案乃結。噫。此天之不欲淫兇漏網。抑貞魂烈

魄。假手於人。以自明其寃歟。

城隍顯靈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巖而上。形勢巍峨。香火最盛。余周歷各省。所見廟貌。無此壯觀也。少聞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媪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媪無奈何。以田與之。而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張媪。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山野間。且徧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鞠於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寃極枉。而神全無顯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牽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皂隸。忽移而前。以兩挺夾叉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寃。而王監生伏法。城隍之香火。從此益甚。而頭門兩皂隸前。進香者亦不絕。此先祖資政公目擊其事。爲家大人述之云。

宋龍圖

同時仙游縣。亦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爲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監生者。姦佃戶之妻。而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於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之贖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於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於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勸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真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慎。莫恃官清膽氣粗。此家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聞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

孝心領解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中。載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急欲一見。晝坐公廨。聞

門外喧嚷聲。問之則新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口角。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遏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然渠好勇喜鬪。一聞母喝卽止。念此尙屬孝心。姑與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關帝尙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

廖思芳

廖都轉。實以獲教匪首犯劉之協功。由葉縣知縣。擢鎮江知府。又擢兩淮鹽運使。當時手擒劉之協者。實都轉之子。思芳勇聲聞天下。旣復思以奇功自見。而所行多鹵莽。嘉慶癸酉。教匪林清之變。其黨李文成。起河南。陷滑縣。事定以次駢戮。而諸大頭目某。有所謂祝現劉第五者。六人皆逸去。上通飭各直省協拏。許以重賞。廖思芳乃攘臂其間。每出必從數騎。一日。路經某縣。日暮雨作。憩道旁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袒坐露其髻。有刀箭瘢。思芳震駭。迫視其腰。懸鉄刀。急出呼騎上。奴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遂送縣定讞。已解刑部。而曲阜孔氏言諸朝。

廖所獲者。乃孔氏莊農劉第五。非教匪大頭目劉第五也。上怒集廷臣鞫之。如孔氏言。於是釋劉第五。而下思芳於獄。都轉亦罷職去。未幾思芳瘐死獄中。家大人曰。當日都中輿論。謂劉之勦之獲。實出廖思芳。而思芳又實係得自他人之手。其人將剖訴。故不敢歸功思芳。而都轉自尸之。思芳憤不能平。日夜思之。乃釀爲劉第五之舉。乖氣致戾。此之謂歟。

凡戲無益

廖思芳。誤擒劉第五之案。初至部時。士大夫日以此爲談柄。一日恭值上躬耕籍田。祭先農壇甫畢。駕詣具服殿。小憩更衣。公卿百官皆祗候於望耕臺下。時刑部已訊出劉第五是曲阜孔氏莊農。尙未具奏。衆官齊向大司寇韓桂齡先生。詢問原委。適諸城劉信芳先生與德州盧南石先生並立。桂齡先生戲謂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目劉曰。都是他姓劉的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的不好。盧序五京中常稱爲盧五爺衆皆大笑。其聲譁然。時上已出具服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趨前來。以手麾之。衆始懷息。聞糾儀御史欲列彈章。以事涉德州。有力阻之者。乃止。否則聖吏議者。恐不乏人矣。是日家大人亦在壇監禮。目擊其事。退爲余兄弟輩述之。

且曰。凡戲無益。矧咫尺天威乎。錄之亦足爲好謔者戒也。

祝由科

趙甌北與陳玉亭。繩祖同直軍機。兩人皆少年。暇輒手搏相戲。玉亭有力。每握甌北手。輒痛不可忍。甌北受侮屢矣。時思所以報之。一日在圓明園直廬。取橈一枕。語玉亭曰。吾閉目相擊。若爾吾枕而傷。非吾罪也。蓋甌北自謂閉目則玉亭必不敢冒險來犯。而玉亭又意冒險來。甌北必不敢以枕擊也。忽聞橈端搯突一聲。玉亭已血滿面。將斃矣。急以湯灌之。始甦。甌北大驚悔。立呼車送之入城。是日散直。急騎馬往視。甫入西直門。而馬忽跳躍。甌北遂跌仆地。死去半刻方醒。乃先回宅將息。明日始往見玉亭。玉亭故無恙。後兩家奴子。互相論議。始知甌北之跌。卽玉亭所爲。玉亭楚人。蓋素習祝由科。能以傷移於人也。凡戲無益。此則不但無益。而且有損矣。

賢婦保家

周才美。以刻薄起家。爲子娶婦。初入門。卽付以斛斗秤尺等物。各兩件。諭行人多出少之法。婦怪之。卽涕泣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育不肖子。破家人。謂妾所生。妾不受也。才美悟。

曰。然則改之何如。婦問用此幾年矣。曰。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昔日欺詐之數。才美諾之。後生二子。皆登第。此婦既賢且智。以巾幗而能爲幹蠱之事。洵女丈夫哉。

施藥得報

廣西陳桂舫。錄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卽到桂林省親。故三次計偕。皆由瀟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談及洞庭。桂舫輒怦怦然色變。或笑其膽怯。曰。非但膽怯。幾乎膽碎。幸有天道也。因述前數年。隨其叔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而泊。同泊船不下數百。適有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舫舟中帶有藥丸。如香六合之類投之輒效。於是求藥者不一而足。後藥所剩無幾。有不能遍給之勢。其叔曰。藥原所以救人。靳而不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數十人。次早風轉。各舟不約同開。波浪掀天。四望無際。及傍晚。離湖陰尙有十餘里。風忽息。衆心稍定。而船戶則惴惴然。謂恐其轉風也。勉強躡行。約離口岸不及半里。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兼以船大招風。不能攏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纜牽之。船戶囑桂舫將柁握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發。船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

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倉皇。忽聞山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洩。一吶喊間。船已收口矣。衆方慶再生。詢之。即昨日之流民也。蓋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即所以自救。良不誣也。

某先達

某先達者。家本素封。角艸時。卽聯姻富室。其尊人慷慨好施。罄其所積。臨終時。惟以陰德遺公。公困甚。入泮後。借貸爲娶婦計。而富翁嫌壻貧。陰背盟。而以青衣易之。青衣固端莊婉婉。公無由知其僞也。後往岳家里。中無賴子。羣以婢壻相挪揄。公密叩諸婦。婦直告焉。先是公嘗夢至一所。朱闌碧瓦。迥異人間。有數女郎共繡一錦袍。問之曰。新科狀元服。諦視襟袖間。朱書二字。乃己姓名。醒後頗自負。及知娶婢。恚甚。念他年富貴。必欲改絃。一夕仍夢至前。所刺繡女郎。漠不相顧。視襟袖間。字模糊將滅。急問其故。女郎漫應曰。此子近萌一棄妻念。上帝命易他人耳。嗟然驚覺。深自悔厲。自此琴瑟益調。誓言偕老。不數年而大魁天下。洵掌封圻。

救人不終

聞縣陳瀛仙。唐元虞辰進士。選山東臨邑縣。陳本豪士。縱情詩酒。又不善理財。遂以計典去官。短交倉庫正款。至萬八千餘金。應擬大辟。已收入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人陳臬山左。與陳爲素交。日思所以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詳爲陳戊辰同年。家大人與之極力撝搆。縮其數至壹萬以內。實虧九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准捐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爲訥近堂。訥爾羅額新撫軍爲陳心畬中丞。中丞繼鍾爲濟南府者。爲家大人同年楊蓉峯。萬。元中丞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則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爲之部署。適濰縣缺出。翁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謀諸撫藩。調署一人。令其於半年內。補苴臨邑虧數。濰縣爲通省第一優缺。於本人毫無所難。而陳得大受其益。且帑項不至久虛。一舉而三善兼。衆皆以爲至妥。適中丞選一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擔承。謂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三諄囑之。並無難色。無何。而家大人擢蘇藩。訥近堂擢漕帥。楊蓉峯回泰安任。陳中丞卒於山東。某令已莅任半年餘。見原議之上官。無一在眼前者。頓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限滿無完。照例擬罪。卒於府獄。同官知此事者。皆爲不平。而無如之何也。未幾而濰縣以逃犯故。將某令奏參革職。逃犯本不必即去。

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虛詐。故因案去之耳。踰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署。修謁家大人。徵及前事。某令羞慙滿面。至不能置一辭云。

大吏好殺

吾閩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某公。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樾亭先生。喬蔭士林耆宿也。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某公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旣雄。敷陳詳盡。奏入。大動上聽。立授某公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踰年。某公以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來謁。私叩之曰。某公興大獄。汝何不阻之。先生曰。勸之不從。奈何。彼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查之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不得已。若某公之好殺。斷無好結局。且靜觀之。時樾亭先生在內城主某公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爲家大人述之。無何某公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樾亭先生時甫選四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貪酷吏善逢迎

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而才復足以濟之。初任晉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尙數十里。卽有村間民婦。提筐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田園中所有蔬菓。可藉以展芹忱。今適過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大吏笑領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行館。見其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筐者。則某令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之也。不數月。卽擢廈防同知。爲吾閩第一優缺。莅任之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鄆者。因起造園亭。親督工匠。自坐一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烟之用。俄一匠亦携潮烟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僕從不在側。携斧劈其背立斃。匠亦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收禁牌示。明日早堂聽審。而夜遣人語匠。令供指使者。翌日匠供主人之妾某氏。籤拘某妾。晚堂聽審。某紳急使客以萬金賂得免。復使人語匠曰。某妾不肯到官。恐指使有別人。明日覆訊。當另供。又越日。覆供事出某妾。而其意實起於其妻。籤拘某妻。則復使客加賂萬金。案

遂定。蓋受象甫三日。已乾沒二萬金。而於案情並無出入。於是人皆異其貪醜。而亦憂其本。大吏益賢之。旋擢守泉州。後屢緣事。復遞降爲令。蓋歷任所爲。率類此。終至輟轉。職有所任。幹僨。陰記其前後所入。不下五十萬金。皆隨手散去。罷廢之後。兩目旋瞽。兩子皆納贖爲羈徒。者亦相繼而亡。遂至貧無以自存。竟徃僚客死。俗所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同時有諸田令者。漢軍人。亦工逢迎。值某大吏過境。午憩於涵江驛館。蕭中山水本佳。而涵江風景尤好。驛館中一樓。最擅溪山之勝。某大吏頗喜吟詠。因卽景成七言截句一首。書紙粘壁而去。越旬餘。旋節復憩此樓。見壁上有墨榻山水一橫幅。結構頗佳。幅左有詩款。就視之。卽前所作截句也。適某令進謁。大加稱謝。並詢墨榻。如有餘紙。擬帶數幅回省垣。以分貽知好。則早已搗成二百幅。精緻裝匣。隨輜重發行矣。於是大吏復稱謝不已。握手鄭重而去。旋有輿糧聽缺出。已擬題陞某令。聞其暴卒而止。某令揮金如土。自奉極奢。而身後欠負纍纍。同寅極力襄助。僅得歸去。近有吾鄉公車。爲某宦帶信物至京。親交某令宅中者。則所居極險。僅一簷。妾應門而已。

盜督宦

有盜夜入某令家。露刃脅之曰。吾與若均盜也。以盜得盜物。不得謂之盜。吾之盜得財而已。不必殺人。若之盜。常殺人。以得財。與吾孰賢耶。夫盜之罪必死。吾知之。而乃冒死爲之。徒以貧故。不得已出此計。所歷若干家。所犯若干案。較若所爲。曾未及半。而徒獲盜名。甚無謂也。今獨取若財。吾可以歸里買田。恂恂爲善人。不猶勝若之終身爲盜乎。眩其饒金徑去。某令大懼。不敢泄其事。其鄰有微聞之者。播於衆如此。此江南某縣。嘉慶年間事。

曹循吏

曹懷樸。諱河南解元。寶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也。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值新廉訪莅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磁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而曹以百圓了之。司閩者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於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即卑職此一單。已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閩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

銀數太多。偷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應守其地而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即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尙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蓋其人即欲藉此詭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曹面貌枯槁。而少鬚眉。相者謂其終身無子。今五旬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清查浮數

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督撫並奉旨遠問人京。純廟震怒。延訊日施大刑。越日即押赴市。曹以正國法。一時觀者如堵。則皆傷重。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車在京時。所目擊也。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爲某方伯。素來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

虧爲斷。又以追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愼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款。乃浮出數十萬。命而死者不可復生矣。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滿洲文舉人出身。官聲本好。虧項皆有款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銜。繳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閩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徑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問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鬱鬱以死。

佟符

家大人陳臬山左時。考課灤源書院。有海陽佟生者。文頗佳。異其姓。因詢家世。則讀書舊家。其父佟符者。曾中解元。並述其父來省赴試時。途次遇夫婦二人。携幼子哭甚哀。詰之。則將鬻子以償富家債者。佟乃計其數。傾囊與之。及入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忽夢一老人告之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覺卽以宋魯分股。出闈後。遇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卽將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之爲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

與鬼說情

浙江某科。有溫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舍生頗負胆略。往詰其故。某生噤弗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撐拒開。爲夫所見。大遭詬辱。實未受污也。彼不但不爲剖辨。反以風流自命。故作得意之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有益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以抵命爲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一女。已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爲媳。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耳。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即向我索命可也。鬼沉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無食言。鄭重而去。某生頓甦。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之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寢。即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爲妾調停此事。已達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我特來賀。但一出闕。即當急了此事。勿因循也。三場甫畢。鄰生即尋至兩家。各述顛末。數日之間。遂成吉禮。未幾榜發。而鄰生已高標矣。蓋鄰生素在溫州各屬。辦理刑幕。亦微聞

有此事。而未得其端倪。今既力爲招承。如果翻悔。不難以訪案竟其獄耳。此事爲郭蓮渚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與鬼講理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曰。誤矣。非某人也。言畢。修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尙未竟。趙乃倚號口柵欄。遂人詢問。旋遇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諷其出。其人初不省憶。久之復問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與夫甚懦。爲妻所制。日被毆辱。弗敢較。一日見與夫被毆。敗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綱不振。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與夫以一言激動。還毆其妻。其妻大恚。以爲天下之大。有妻毆其夫而已。今乃反是。此天下之大辱也。哭訖。終日。至夜而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夫。並非迫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儆我。天豈容之乎。於是同號士子聞之。共起爲文。向空焚之。剖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如再夜出爲祟。當同詣明遠樓。訴諸關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

然。

淫報

楊雪椒光祿。鳳。環在山左藩任。聞其幕賓云。每歲泰山進香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山僻處苟合。旋爲人撞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聯爲一。欲強分之。即痛不可忍。旣而觀者愈衆。識其爲某處人者。告其家往視之。則叔嫂也。其家人急以被裹。二人昇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鑒觀。況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孟瓶菴先生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實重望。實足爲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起於公掌教鼇峯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書吏。而醇謹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讎客。廚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爲之減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日未晡。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

每會文。輒不待晡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大笑。衆官詢知。卽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尙健在。甫報政還朝。卽乞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爲戒云。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觀國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老不衰。督滇學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館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面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爲校士清勤。半爲官厨冷淡。不愧爲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爲巨公。媚挾權要。人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尙不與。闔屬翕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而無一篇不過日。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留一幼童在身後揮扇。忽扇風滅燈。飭僮取火。宮詹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頃。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

卷。飛壓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徧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爲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外。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洊出爲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爲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尙指不勝屈。吾郡簪纓之盛。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爲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則惟官詹與瓶菴吏部爲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己署雙欸爲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即日携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爲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卽罄盡。則等之自卽無譏矣。

陳望坡尙書。若縣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爲傑出。歎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說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遑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皋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寧失不經。則其不取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勦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所指駁。奏人。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爲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錚錚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爲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元。三子景會。以拔貢作令山西。孫承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之春。尙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曠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遙舟至。

洪山橋。必小泊。即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轎牌示。卽於月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爲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快快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官黠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叅奏。遣犯劉禿。聲勢尙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矜無以對。碰頭出。卽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買買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則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汝尙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曾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

出蔡司官。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
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駭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爺
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望坡尙書。亦常勸人情字。每言其無錫
同年顧式度。銜入禮闈時。夢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
就。及瞻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中惜字。乃其封翁勤於
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望坡尙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柩歸閩。
瀕行帶一副杉木壽板。爲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
配用此。自然是爲我預備。且問汝直以我爲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亦不
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則又何難得一美棺乎。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張翁。最精
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時。
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恰及廂房。
急入橫取其棺。業已被燬。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削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

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只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尙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霽峰刺史。師春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屬某姓爭墳地。地故曾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棺。改葬焉。曾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之書香愈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扁旌其閭。而孫兆鰲。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爲人所欺。而但求爲天所佑耳。又聞曾氏自刺史之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矣。抑亦好生之報歟。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爲廖家之表姪女。故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冊。盡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汗穢不堪著手者。亦必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恒及時遣嫁。凡俗所爲試。統回門之體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尙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己巳榜眼。現官尙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荃字鈺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許氏陰德

侯官許陰坪進士。德樹自述其先代。本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孺人。湖北巡撫魚門先生任鎰女也。巡撫罷官。留修湖北省垣。孺人捐田產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費。巡撫因得歸。遂携

子女。從父居侯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州守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寄贖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崇禎乾隆己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繼之。懿善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爐。有循聲。陸豐君。尤闊達好施與。其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悉取爲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爲婢。公復携歸。代爲撫養婚嫁。婿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冠源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澗繼登鄉薦。家大人與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官志齋徵君

侯官官志齋徵君。崇業鹽筴。世以忠厚稱。後負官帑。志齋代其父繫官者數月。復竭貲產以援貸者。家遂破。志齋既貧甚。而善事其親。從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閩試。從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極古淡。譽議紛起。文正公復命。上索闈墨觀之。語公曰。前

數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是營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爲貽書。囑中當事代謀館穀。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定。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吾同學友某。尙奪彼與我。實不願爲。當事復改籌某邑。志齋曰。適聞求薦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非果就。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汪中丞稔志齋賢。諸夤緣少年皆被駁。而獨舉志齋以應。士論翕然。志齋以親意勉就徵。行至清湖病沒。其友謝退谷孝廉。金鑾忽夢志齋來告曰。我壽數已終矣。上帝憐我。恤師母。育遺孤。命爲侯官縣城隍神。遂挾退谷偕之城隍廟。退谷請相依於此。志齋磨之歸。侯官城隍廟在衙署中。少有知之者。明日訪其地。果如夢境所歷。未幾而志齋訃至矣。先是志齋之師某孝廉死。家無遺產。志齋迎養師母。而撫育其孤。至成立。始還其故居云。

蔭露蕭農部

福州鹽商。惟蔭姓能世其家。自露蕭農部。龍光爲總商。其名益盛。農部之父啓源翁。知遇本以忠厚起家。樂善好施。農部稟承家訓。又雄於財。故數十年來。陽施夜行之盛。爲吾閩稱首。乾隆庚子冬。農部方計偕北行。翁既厚給之貲。俾得沿途周濟窮乏。辛丑春。適有引見官進京者。翁

復兌寄三千金。函諭另篋存置。俟發榜後。以分吾鄉之報罷者。農部遵行惟謹。於是吾鄉下第舉子。無一留滯他鄉者。農部卽於是科登進士。選庶常散館。改戶部。京曹多清苦。惟戶部所入較優。農部悉留以資京寮之貧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郡之謁選。及與計偕者。多館於農部宅中。值鄉宦某。有迫於逋負。將以身殉者。傾囊助之。立解其厄。以丁憂歸里。遂不復出。時鹽政日敝。農部左提右挈。所代承課額。不下數十萬金。農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內外。凡鰥寡孤獨。貧苦無以嫁娶斂埋者。族戚之待以舉火者。士子之赴省試禮部試者。往往無半面之識。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虧空干吏議。並非素交。倉卒登門求助。慨諾之。某獲復官。又嘗增置鰲峰書院書舍。整修洪山橋。建東街文昌祠。新鼓山湧泉寺。乙卯之賑饑。丁丑之濬河。皆賴倡輸以集事。其實農部偶亦稱貸於人。非盡有餘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嘗語人曰。吾豈以財爲德哉。視吾義所在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后散焉。則爲善無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繼登秀孝之科。其孫輩至今登賢書者。亦不絕。農部晚年無他嗜好。惟日喜爲葉子戲。或議其荒於家政。然教子必以義方。嘗持蔚州魏敏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放蕩賭博。驕奢淫佚。喪祖父之

貧產。敗其家門者。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貪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敗其家世者。此聰明讀書之人爲之。二者交譏。故知保貧產者。尤宜愛名節。又嘗誦關西張子西銘之語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使之爲善也輕。然則農部之所學可想矣。

林狀元

吾閩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狀元者十一人。榜眼十二人。探花十人。本朝百餘年來。屢得榜眼。乾隆間有四眼開。狀元來之謠。時鄧允庭。啟元趙秀山。晉吳劍虹。文煥林青圃。枚春相繼登榜眼。僉謂大魁可拭目俟。而韓城王文端公。適以修撰來視閩學。遂應其語。直至嘉慶己巳。廖鈺夫。鴻荃復登榜眼。而狀元仍虛無人焉。道光丙申。林勿邨。鴻年始得大魁。何杰夫。冠英亦同登榜眼。勿邨旋充冊封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萃集一時。余謂狀元在他省不足爲奇。而在吾閩。則爲二百年來破天荒之事。勿邨家世。余所未詳。而里鄙嘖嘖。其令祖封翁某一軼事。則發祥流慶有自來矣。因亟記之。封翁某。嘗薄游歸。路過南臺之中亭街。見路旁魚貨店中。喧扭一客。勢欲拳毆。客至哀求不得脫。窘不可言。封翁詰知因素償欠負。詢其數。則洋銀四

十餘元。封翁慨然曰。我身旁適有洋銀四十餘元。可以代完此欠。卽出銀付之。事驟解。客德之甚詳。問封翁姓名里居。及其子孫名字。歸家製一長生牌祀之。稱曰恩公。如是者二三十年。至勿邨登第。此客尙在。乃造廬啟賀。時封翁已逝。詣其祖堂泣拜。並揚其事於衆。蓋至是勿邨始自知其始末。隱德之報。信不誣歟。

楊光祿

楊雪椒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行資。枉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還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元。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得京察典。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言。江蘇有刊本勸戒近事輯略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貧家贈米

白儀卿觀察。言其祖光祿公。曾官百夫長。家貧歲暮。蕭然無辦。日晡獨坐。有學射生送年教一

函啓視之。錢票一千耳。自念我貧。尙有人送年敬。某親串甫故。妻寡子幼。將何以卒歲。乃懷粟牽馬出門。往碓坊市米五斗餘。裝馬背躬送某親串之門。其家訝曰。廖家甫送米來。何又送耶。叩之。則其祖母王太夫人。於清晨已送米五斗矣。歸而詢之。王太夫人。乃言實念伊貧。又以吾家亦非有餘者。慮煩君心。故自典耳環購餽耳。公大喜。以臘酒相慰。藉曰。相夫當如是矣。又言其父光祿公。奉侍王太夫人。務體親心。嘗有親串某。充縣糧書。蝕官項。爲官所繫治。約以三日內不繳。當榜死。某妻持屋契。泣告於王太夫人。求以此爲質。貸三百千。王太夫人語公曰。此好事。汝宜做。公敬諾。立與三百千。越日又來。云屋本有餘價。今官項尙不敷。求再貸一百千。王太夫人又語公曰。救人須救徹。汝宜做。公敬諾。復以百千益之。後微知其事。眞而其契僞。請益之舉。則其夫脫繫後。令試爲之也。亦竟不問。

拾遺不還

廖儀卿又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者入。食畢。忽忽出店。主人歛食器。則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

入內。少頃其人踉蹌至。遍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遺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日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衆乃釋然。其人起垂涕逕去。主人以其貲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驗歲攜其子。罄所有置貨。往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頸立碎。片板無存。父子並溺。死水之言竟驗。

辛生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餘貲。而每遇歉年。戚黨之待炊者。不能沾丐其一粟。衆忿之。年過四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尙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誓改轍。雖陷以重金不顧。而反爲人

排解息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者年餘。復禱於神。夢神諭之曰。汝近來所爲甚好。但汝生平。尙有惡業。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珠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掌教金石書院。辛故院中高才。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自不難得子耳。辛乃罄所藏以施。濟之以平糶。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亘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爲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

潘封翁

同安潘文巖封翁。振承少孤家貧。附估舶泛海。遇颶風。飄蕩不知所之。死生已置於度外。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號而已。越日風忽轉。數刻間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發。復遇風竟溺。獨君以戀母不行獲免。所齎貨適騰貴。得利數倍。人以爲孝思所感。由是以貲雄嶺海間。廣州饑。捐米萬石助賑。會大疫施棺五千餘具。修華圃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他義舉多稱。

是乾隆中。以剿金川助餉。叙軍功。加三品銜。卒年七十有四。嘉慶末。自嶺南歸。葬同安。子七人。皆有位於朝。孫多登科第者。同里陳恭甫編修爲之傳。

祝封翁

浦城富而好禮之家。首推祝氏。余長姻東巖太守昌泰之嗣父。恕亭翁榮封者。慷慨多義舉。邑之南浦書院。膏火無出。翁獨立捐資。至今士林頌其惠。時省城鰲峰書院。經費亦告匱。翁復捐助之。合兩書院捐數。不下數萬金。太守之本生父。利亭翁乾封者。亦好義而早卒。其繼妻徐太恭人。體其志。損膳產數萬金。修復全城。並修刊縣志。皆祖舫齋尙書董其成。大吏爲聞於朝。今吾閩志乘。並載其事。太守之季父簡亭翁。繙封尤疎財仗義。濟人之急。戚黨中無不被其恩者。喜爲人排難解紛。無論識與不識。有來質者。輒相悅以解。近有人自四川來者。相傳爲蜀中某縣城隍。今浦中祝氏。子姓繁盛。簪纓不絕。其源有自來矣。同時有季子駿。明經新元者。樂善好施。爲里黨所推服。道光四年。邑中荒歉。常自橐數千金。往鄰省買米。回浦減價出糶。所全活甚多。近亦聞其爲廣東大埔縣城隍。季與祝爲世親。子駿又與家大人善。因並錄之。

張解元

浦城張陟。藩孝廉。翹祖墓。爲江山黃姓所佔。已創棺棄體矣。張合族中子姓。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熬刑夾腿。暈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求赴省應試。郡伯不肯。丐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閩主考爲姚文儋公。至八月杪。尙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橐橐。又聞嗟歎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飭各覆檢落卷。有同攷官丁曰。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蓋用道心惟微小印爲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卽偷印之徵乎。急薦之。姚一展視。卽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徧示同人曰。此我擬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眞堪壓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卽日定元。揭曉後。郡伯以事罷去。訟亦得直。於是浦中人皆稱爲張孝子。未幾而張之從弟。夢魁。張之子。廷書。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訟庭受威嚇者也。此事姚文儋公爲張之封翁作壽序。曾述及之。而夢魁廷書皆曾在南浦書院受業於家大人者。故得聞其詳如此。

惜字速報

余侍居浦城。倡爲惜字之舉。凡檢拾焚化諸冗務。悉陳蓮航茂才。濬力任之。日與檢拾傭工相交接。不憚煩也。蓮航本居福州。攜其子授讀於浦城。一日其子得狂疾。跳而出。夜行俛偃。幾爲路鬼所擲。檢有拾字傭。素識之。時夜已深。乃掖之入粵山道院。而使人通知蓮航。凌晨引歸。疾亦尋愈。當日尋覓者。皆注力於城外溪邊。而不知其近在市廛之內。向使不遇此傭。恐當夜即有變故。向使此傭與蓮航父子不相習。則亦未必卽引之使歸。僉曰。此惜字之功也。事方創始。而已有食其報者。可以勸矣。按惜字局中。有司事孟姓者。其人向不讀書。而偏知惜字。自言十許歲時。卽沿途收取。樂此不疲。每年於所檢字紙中。輒有所得。或銀錢。或首飾。數雖不多。而貧家則不無少補。一年於小除日。合計本年卻無所得。亦不以爲意。次日除夕。值各家掃除之殘紙。沿街堆積。孟耐心尋檢。果有字紙。持歸審視。則中有錢票一紙。載錢五千文云。

某秀才

浦城某生。頗有文名。書法亦秀整。又精星命之學。風度恬雅。言辭曉暢。前邑侯周慶廷。虎拜優

待之。周政尙猛。待士尤嚴。而獨與某生厚。出入無禁。言聽計從。合邑爲之側目。又與某富翁善。某生之父。本名宿。某翁曾受業其門。近又延某生課其二子。故情誼尤篤。外事惟某生之言是聽。凡田產交接。悉付某生主持。某生家本赤貧。至是而漸裕。蜚語亦漸起。某翁雖聞之弗較也。既而乾涸之實跡。日漸宣露。某生不自安。辭館出。復移家於遠鄉。以避譏訕。所積既多。乃就宅邊開一典鋪。仍函乞某翁飲助。某翁慨贈以千金。未幾病卒。彌留之際。尙以手囑付其妻。持往某翁家求助喪費。語有所挾。某翁仍以三百金遺之。自是兩家不相往來。而某生負某翁之名。遂播於人口矣。踰年所開典鋪。忽遭回祿。延及所居。悉歸一燼。數子皆不才。流落至無以自存。其妻旋自縊。先一日告人曰。我昨夜夢至一官府。見吾夫裸身囚首。跪於庭隅。我問其何以至。是。則曰。生前所爲種種惡業。至此皆破露。夫復何言。合邑之人。咸謂報應之顯。無踰此者。或又云。某生鄉居日。尤無利不鑽。有所善某監生家。有餘貲。自負其相必貴。而囑某生以星命合之。某生叩以必貴之故。則曰。我有陰相。腎囊中有一黑痣。此外人所不知也。某生因與所私隣婦言之。囑隣婦聲稱與監生有舊好。今貧無食。願依監生爲妾。監生愕然。謂從未識面。何得相識。

則以私慙爲證。監生語塞。某生乃出爲調停。以六百金與隣婦。而某生陰分其半。監生旋罄漏言之故。遂與絕交。某生嘗自推星命。謂當得六十二歲。以血疾終。乃於五十二歲。暴患血淋。遽卒。蓋亦多行不義。陰奪其算歟。

棘闈遇鬼

孟瓶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怪事。其一人首場交卷畢。忽發狂出棘闈。入市。中。遇人輒搏擊。其一人甫領卷。入號舍。忽狂叫曰。我只能爲呈辭。使人相攻陷。胡強我作八股。藝爲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大叫疾趨出號舍。號軍四五人。挽之不可得。但呼曰。覓汝五年。今始獲遇汝。汝不得他去。旣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尋跳躍不可制。則縛之。守於二門內。門開乃移於貢院官廳。日直視。其兩手與鬼搏盡腫。余兒子與隣號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人舊稿中。不有癸酉筆記乎。余曰。閱二十年餘。已失之矣。因憶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號軍相與偶語。微怪之。次日將出。號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外郡人。已完卷。忽據案攤卷危坐。若作校閱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

則濃墨自圈其文訖。尋又塗抹之。愈益怒。則拍案扯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爲祟而何。夫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而孰知冥冥之中。乃於大廷廣衆顯示其報。可畏也。

陳衍娘

晉江陳筍湄太常。大珩爲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娘者。夫出獨居。中夜暴死。太常廉知爲不從某甲逼姦也。語其夫。若鳴諸官。吾當爲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行。復語諸衍娘外家。則已受某甲賂矣。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於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爲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辰鄉試。應舉首題。爲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題。搆思甚苦。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號舍簾者。一婦人衣藍布襖。曰。吾陳衍娘也。攤卷不覺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開墳鑿棺

近日浦城。開鑿墳棺之案。層見疊出。然皆不開男棺。而開女棺。則女棺多厚斂之故也。浦俗斂

其婦女。雖貧家亦必附銀器首飾。富家則金珠寶玉充身矣。余伯兄之繼嫂。沒於浦寓。伯兄請家大人視含殮。守平日家誠。金銀器毫不入棺。外人傳爲笑柄。以爲如此門第。而薄待亡人如是。家大人憐其愚。嗤其妄。曾作厚殮說一首。冀稍有挽救。而浦人之省悟者。仍寥寥也。聞近年有數月之間。報控鑿棺至數十案者。邑令某憤然曰。誰叫汝作孽。以致此乎。置之不理。控者無奈之何。又聞近有舊家子某者。其祖父皆孝廉。至某而家計日窘。無以自存。憶其母殮時。尙有銀器附棺。乃託言墓中有水。應遷葬。遂開墓鑿棺。取其首飾數事。而將遺骸火葬。聞者皆不忍言。未幾而某暴亡。其家遂絕。嗚呼。天理絕矣。人事又焉得不絕哉。家大人厚殮說曰。客有詢於余曰。山陰患盜。而其禍莫烈於斲棺。比年此案疊出。巨紳富戶。尤惴惴焉。何以止之。余曰。惟禮可以止之。或迂其言。余曉之曰。死者必殮。禮也。古字殮本作斂。取斂首足形而已。今會典及通禮並載。官員喪禮。越日小殮。三品以上。舍用小珠玉五。七品以上。用金玉屑五。又云加殮衣。三品以上五稱。複二禪。二五品以上三稱。複二禪一。六品以下二稱。複一禪一。過此則踰制而停殮。夫珠玉而云小。金玉而云屑。但取容口可知。其言殮衣。至七品以下而言。舍但稱七品以上。

其以下之不得用舍可知。舍之用。尙有制也。其肯如今之金銀壓首珠玉周身乎。聞比年破案者。率係女棺。不及男棺。然則以厚斂而招盜。亦彰彰明矣。而凡子孫之殮其親。父母之殮其女。家長之殮其卑幼。猶必曰寧厚而無薄。是名爲愛之。適所以戕之。無益於死者之毫末。而貽之。以身後之災。剝膚之慘。在子孫爲不孝。在父母家長爲不仁。而推其原則。由於不合禮而已。故吾曰。惟禮可以止之。夫循禮自可以消患於無形。不循禮其禍卽極於不孝不仁。而無以自解。然則仁人孝子。可不知所變計哉。按家大人寓居浦城。手撰停葬說。錮婢說。厚殮說三篇。皆此邦積慣頹風。不憚大聲疾呼。以期家喻戶曉。而厚斂說。尤爲切要。惟望勸回一家卽免一家之禍。勸回一人卽免一人之愆。苦口婆心。非可以尋常文字視之也。因謹附錄於此。

某太史

乾隆末年。吾鄉某孝廉。留京過夏。孝廉家本小康。以年少登科。鮮衣美食。讌遊吟嘯。習以爲常。凡九上公車。而家計遂落。京居多所稱貸。歲暮索負者盈門。孝廉素矜惜顏面。計無所之。竟自縊。爲兩僕所救而蘇。時同鄉官及同公車者。咸往慰視。有某太史。與孝廉行徑正同。往來素密。

亦隨衆至。乃瞠無一語。及退語人曰。此某欲自拔苦海耳。何以救爲。救之適所以苦之矣。衆皆怪其持論之乖。逾數月。而某太史亦自縊。羣救之不蘇。時家大人在京。目擊其事。先叔祖太常公曰。論此事。孝廉原可以不死。而某太史之爲此言。則其心已早死。孔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此孝廉所以更生。而太史所以不救也。然太史本翩翩佳公子。又已登清華之選。衣帽閒雅。筆研精良。斷不似以非命死者。而竟如此。此吾鄉士夫之恥。宦運之衰也。家大人曰。此中必有因果。特人有知有不知耳。近日士大夫可驚可愕之事。有甚於此者。自李許齋方伯開其端。而王小華廉訪繼之。某監司又繼之。某運使又繼之。某學政又繼之。甚至以狀元而不免此。以宰相而不免此。二十餘年之間。此事乃層見疊出。論者率謂其人之命運使然。非必盡關因果。其然豈其然乎。

林先生

林翰雲先生。楚中乾隆甲寅榜副車。故於家大人亦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臬山左。邀留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善講貫。聽者忘疲。惟膽過怯。尤懼雷。

聞鑼聲。卽神色俱變。獨坐室內。戰兢而已。若在稠人廣衆之場。則必跳往空處立。衆詰其故。笑曰。我三十歲以前。尙不至如此之懼。一日由福州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二人。相詬訾者。繼子聲益厲。其父遽走後艙避之。尙嘵嘵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船桅下擊其子立斃。桅爲之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去。半晌始甦。自是膽爲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者。尙恐爲人帶累耳。

庸醫

先外祖蘇年先生。臥病時。醫者日數人。皆庸手。有鄭姓者。其名最盛。而其技實最庸。每與衆醫互相標榜。商立醫案。遷延月餘日。而先生病遂深。適陳修園邑侯念祖新歸。家大人自往延之。扁視舊方。嘆曰。皆此等庸醫所誤。而於鄭所立醫案。尤切齒。批其所云。市醫伎倆大概相同。越日衆醫至。閱陳所批。皆氣沮。鄭憤曰。陳某何以呼我輩爲布醬。聞者莫不匿笑。而先生卒不起。不踰年。此數醫亦相繼殞。時號鄭爲布醬先生云。又有某姓者。本名醫之子。而其術不逮父遠甚。每診婦女脉。必揭帳熟觀。曰。問聞望切。必先望而後切。此古法不可不遵也。後爲一少婦治。

病。竟以目成私合。其夫憤甚。延妖鬼捉其魂。一日晡歸。甫入門。即仆地譖語。自述其生平陰惡。誦誦不休。踰時遂絕。同時業醫者。無不引以爲戒。家大人曰。昔人有言。士君子無以刀殺人之事。惟庸醫殺人。其慘即無殊手刃。若復包孕邪心。亂人閨闈。則其孽愈重。某之暴卒。非妖鬼之能作祟。實其人之自犯冥誅。紀文達公嘗戲爲集句以贈醫者。有醫來寇至之對。其言不爲苛矣。

天道好還

林于川先生。南化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鐸甯德。有某生家頗裕。而所爲多不善。先生屢戒飭之。某生銜恨。誣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金某與某生比。先生面訴於太守。詞又懇直。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逐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太守。控先生得贓。送省委審。委員又袒護金守。呵斥甚厲。先生曰。此事若不得直。我當京控。亦呵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惡之。上下鍛鍊成獄。遣戍烏魯木齊。此乾隆六十年事。踰年而金守亦以遣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恩赦。釋回。戒行之日。金守適到。先生具舊屬手板。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即日東行。於手板中夾呈一

詩賤云。五。百花邊亦小哉。忍將名教掃塵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卻來。金某正早餐。闕之且噎且吐。暈倒於地。幾至不起。

赴席後至三事

林樾亭先生。胸羅列宿。口若懸河。每當讌集時。高談雄辯。四座傾倒。家大人以通家子弟。最喜親炙侍談。藉挹其言論風采。一日隨先生爲伊墨卿比部招飲。至則法時帆祭酒。游形由侍御。已先在座。因候一公車。客久不至。時先生館內城魁倫宅。祭酒居厚戟門外。皆欲早歸。而晷已加申。因忽忽呼着促酒。食次先生忽舉一故事。云某科鄉試。有同考官閱一文甚不佳。因棄去。俄頃其卷復還几上。如是者數回。不得已姑薦之。竟得中榜。後見某生。語之故。並詰以平生有何陰鷲。某生無以對。固詢之。則曰虛度四十餘年。實無一善事可紀。惟歷數半生。凡遇人招飲。無一次不先到。惟恐煩主人守候。或即此亦可爲方便乎。言甫竟。而司閽者報。公車客至。乃大笑而散。余謂此先生觸機戲謔耳。而應酬世故中。亦實有此可厭之事。夫一飯之頃。本不甚費日力。如果忙不能至。卽應早辭。既不肯辭。卽應爲主人計爲衆賓計。乃裝模作樣。顧預不前。徒

使主人蒿目以須。坐客朽腹相向。僮僕慄形於色。廚子叉手而竈。如果係尊師貴宦。尚不免局外譏評。况同此平等耦俱。何可不稍加體諒。其最可恨者。入覲之外官。假裝忙狀。要津之熟客。力避閒名。此兩種人。赴席無有不後至者。長安道中。積成惡習。雖名場之小節。抑亦君子所深譏歎。記在京時。家大人嘗告余輩曰。昨爲門人祝雲帆中翰。春熙招同程晴峯。喬采達玉圃。麟兩儀部。李蘭岬中翰。彥章往其家陪新任金華太守楊古生。兆璜候至燈時。古生尙未到。雲帆心急。見余四人有飢色。乃先入座暢飲。且曰。古生必不來。卽來亦當不理他。飲至三鼓。肴核已盡。而古生忽來。雲帆乃責其何以如此遲至。僅以一羹一飯了之。古生大慙沮而去。聞者皆以爲戒。又一日爲聞春臺侍讀。人熙邀同程春廬駕部。同文陪一外官早飯。待至日將晡。客尙不到。時余三人皆在軍機行走。春臺又因明日本班須早入。皆不能久待。遂大恣飲噉而散。甫上燈。春臺即閉門睡。須臾客到。關人傳命曰。主人明日早直。陪客皆須入城。不及相待。改日另請可也。客亦大慙沮。際無一詞。京官傳爲笑談。此二事雖瑣鄙不足道。記之亦可爲戒云爾。

周封翁二事

瀘城周封翁。之籍兄弟五人。翁其季也。稍長。即販運於福州。輒獲利。其第三兄妒之。效其貿易。輒失利。因偵弟所置貨物及行期。必與同。翁亦樂爲兄件。於是各運米至省。半途翁船破。應修治。客有傳省城米貴者。兄遂別翁先往。果獲利。復市他貨旋浦。翁方至省。則價倍長。更獲利無算。其兄歎其福厚。妒心頓消。後因運米至省。登陸後。見船底一大孔。爲巨石橫塞。如人工嵌成者。乃悚然曰。貪天之功不如知足。遂不復買。每與人清釐帳項。凡分應歸己者。必掃去尾數。佯爲不知。或以誤告。翁笑曰。不誤。吾爲子若孫留餘也。以孫鳳雛得貶贈四品銜。鳳雛字儀軒。由邑庠生入賞爲鹽運同。喜書畫。善鑑藏。家大人掌教南浦書院。日與講論此事。遂相交好。儀軒慷慨好施。與日以濟物爲心。而尤有功於桑梓。縣城東。祝家岡。爲地脉所關。自因修城鑿石。其巖大有高岸深谷之懼。鄉試亦屢脫科。時令浦城者。爲金溪陳士竹。姓與紳士謀所以補苴之者。屢不得當。儀軒乃慨然獨任之。不半年而工竣。費白金一千有奇。逾年而縣人登鄉薦者。至五人之多。前此所未見也。又逾年。而儀軒之子。啓豐。啓棠。相繼游庠。而啟棠卽登鄉薦。見義必爲。旋自食其報。陳士竹爲勤其事於碑。

撻婢微言

先妣鄭夫人。性寬慈。不得已而撻婢。每不着痛癢。而轉爲黠婢所侮。先妣明知其然。亦不校。其待乳媪竈嫗。往往受其倒持。而家道乃蒸蒸日上。棄世之日。婢媪無不哭失聲者。嘗喜述一故事。云有親串喜撻婢者。婢脫走。手籐鞭盛氣逐之。婢逃出廳事。適庭前有裁縫工數人。婢呼曰。司父救我。士俗呼做活。計人爲司父。一工人笑曰。汝是自作自受。非我所能救。誰叫汝前生喜撻婢乎。撻婢者。手頓軟。鞭墜於地而返。按此是笑談。然簡而能中。殊有古人譎諫之意。其事不必有。而其理則不磨矣。

買業微言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者情急。則愈加刻剝。其子在旁。甚不過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增價。使兒輩他日賣去。亦可得善價。其父愕然。自此稍悟。後觀察死。其子改從厚道。一反父所爲。因幸保未敗。此子可謂幹蠱。其觸機片言。真足醒世矣。

血封異姓

浦城吳世燾。式丹祖。舫齋尙書之母舅也。尙書家本有恒產。其封翁率英爲邑諸生。勤於讀書。不善理生計。而世燾工於營運。常販鬻蘇州。輒得利。封翁因出已貲。求世燾代爲經理。二人親串本相得。世燾慨允之。浦產諸物。歲至蘇州者。如茶葉蓮子香蕈諸物。獲利頗厚。而係爲封翁代運者。每不得利。世燾所自運者。則倍獲如常。封翁初不以爲疑。而世燾則大以爲歎。乃另定章程。一年劃爲兩次。以祖貲悉歸春運。以已貲悉歸秋運。則是年春運盡細。而秋運極贏。次年易已貲入春運。以祖貲入秋運。則又春贏而秋細。再次年仍祖春運。而已秋運。而春細秋贏。又如之。浦城人常以爲笑柄。於是世燾語封翁曰。君非商賈中人。可不必事此。但專勤本業。盡心課子。所有生計。吾當任之。時吳家日起。富甲一鄉。乾隆丁酉。尙書舉於鄉。世燾令封翁挈之進京。長途資斧。京居薪水。悉爲籌備。次年尙書遂成進士。入翰林。改刑部。世燾皆厚資之。歲以爲常。後尙書請於朝。以侍郎任內加一級一品封誥。馳贈世燾。浦人榮之。

喪心現報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歸甯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帶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

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出貲。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卽閩縣所派護送之差也。將其斂貲。侵吞過半。棺旣惡薄。並其隨身衣服。剝去殆盡。而余兄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柩。卽與之同回。未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兒狠忍已極。渠所著之套褲。予物也。予當訴之地下矣。國寶之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役忍心害理。必有以報之。國寶父得此夢後。卽來余家探問。及差回。則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父詢所著之套褲何來。初不以實告。其父曰。予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不免。役始惶恐。隨於是夜發寒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而亡。此事予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而報應最速。尤最顯。此鬼神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爲下流說法矣。或曰。天下劫奪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二役良心早已喪盡。其爲素行不義者可知。非卽爲此事而死。此事特其一端耳。

賢母訓子

吾郡郭壽川邑侯。昌年少孤而貧。其封翁貽斗業儒。兼學醫。嘗語人曰。醫爲九流之一。其意專務活人。若依以爲利。則與市儈何別。每爲戚黨治病。雖極窘亦不名一錢。富室有感其活者厚。

資之。必再三辭而後受。則卽以其錢。易善藥合丸散。以濟貧病者。中年而卒。家無儻石儲。易資時。握壽川及其妾許氏手。目直視不語。許問所欲言。久而嗚咽。曰。吾半生讀書。而不能成名。惟願此子酬吾願耳。許領之而瞑。時壽川年甫十二。許卽其所生母也。殯殮粗畢。許卽集親黨告之。曰。諸君皆曾受先人醫藥之惠者。今未亡人家徒壁立。弱子伶俜。無以自存。願諸君鳩賞以爲生計。不敢奢望。只集得三十金足矣。衆皆慨諾。各書單如數付之。旣而曰。爾得此金。究竟作何布置。許曰。以爲孤子書本耳。俗以童子入學從師之資爲書本衆暗曰。吾等以爾得此金。將謀一小經紀。歲取子錢以度日。若專爲書本計。則有出無歸。此錢立盡。後將何繼。且此子年已長大。未見其後必有成也。遂將前單收回。一閱而散。許聞之。號天大哭。壽川亦哭。鄰媪見而憫之。曰。爾等且毋哭。吾恰有餘錢千。爾可携去。壓花會。或死者有靈。得當亦未可知。許乃拜受。卽托鄰媪料理。踰夜。竟得償錢三十千以歸。許乃將錢。託所親生息。而自以針紉佐之。日督壽川入塾讀書。計數年。卽入泮。道光戊子舉於鄉。己丑聯捷成進士。作令山東。踰年。遂以養親乞歸。爲其母請七品封典。聞今尙康強。鄰媪亦時往來其家。如至戚云。

救魚不果

侯官某孝廉。曾與家大人同受業於林暢園先生茂春之門。體貌豐偉。文筆亦雄傑。羣以遠到相期。先舉拔萃科。復登鄉薦。某科以公車北行。於江南舟中。夜夢一金甲神。求其護助。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後見漁舟。以一大赤鯉求售。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諧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增價售之。而先爲鄰舟所得。已斫其項。批其鱗矣。同人皆誚讓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遽卒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爲民物所託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自救。魚之負人歟。抑人之負魚也。

命案納賄

永福江心葵邑侯。景陽於余家爲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挑。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檄委運京銅離任。紳民皆依戀不舍。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能爲父。能爲母。能爲人師。紀其實也。銅差竣。仍回本任候陞。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兇手饒於財。欲賂以免。心葵不爲動。值臥病。其親暗納其賄。遂以誤傷結案。而心葵不知也。又數月乞養歸。

起造園亭。就山伐石。令其親督工。竟爲大石所壓死。心葵慟甚。有所親。知在滙納賄贖末。私嘆曰。此人死晚矣。爲心葵所聞。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紓矣。

廣愛錄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嘗輯古今戒殺事爲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甄陶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經邦已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逢傳言蘇州有一鱸魚麵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針環釘蒸籠上。使鱸魚環走。自剝出血。以和麪。味甚美。後數年。晚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則已死於水。將負歸。見鱸魚數萬。環繞其腰腹間。此亦報應之最顯者也。又云陳劍城給諫。化龍言吾鄉前輩張无悶先生。遠有和曹秋岳開籠行序云。秦景天自連江籠鷓鴣寄曹。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

之結語有開籠放入青霄去。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余每讀而慕之。世人既以鷄臯爲常饌。而於野雀鴿子鷓鴣鶉鷄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爲適口。或謂之野味。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盡。慘酷不可名狀。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綸諫爲此言時。旁有哂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聯科登鄉薦。又云余已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巡檢潘某。謂取之松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後復患痰喘。醫者欲製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家世不食牛。亦不從。然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編戒牛集覽一卷。昔程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俗不善之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寢處之地。死必以錢僱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人床下。驅之出。流淚不止。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自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不可食。往在都門。見西城某衛衙驢肉者云。傳之

數代。然面狹而長。宛然驢形也。至馬肉則皆病而不堪乘騎者。始就殺。食馬肉者。往往患馬疔瘡。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而死者。皆係素食牛馬之人。何苦爲口腹。而受此善報哉。又云。余官京師。生日有同宗某。饋一羊。廚人問殺以宴客乎。余許之。遂出門。泊歸。僕人告曰。羊已殺。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先君子早已戒殺。舊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卻。受而畜之。鼓山湧泉寺。先君子之慈心及物。而處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饒。故納鼠於倉廩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爲美味。此暴殄五穀。而兼殺生者也。後其人死於水。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勸人不必畜貓。一日立門外。有數鼠疾走。衆欲撲之。朝議公力阻而止。衆譁然。笑以爲迂闊。書生也。先君子偃臥時。鼠或窺床簞間。器物一無所毀。嘗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貓。我不害鼠。鼠寧殘我物乎。此雖小事。亦所當守爲家法者也。又云。少聞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鵝掌者。熾火於鉄片之下。籠鵝令跳躍其上。久之兩掌漸厚。乃取而烹炙之。又繫羊於櫪。令庖人剖脇。以手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床蓐。乃死。時人以爲報應無爽云。

盜報恩

甲與乙。皆福州南臺人。素相善。乙偶辭甲去。不知所往。甲思之甚。甲精於買家。漸裕。廣廈連雲。食指數百。門前開酒店。日坐其中。稽出入焉。一日乙過其門。甲大喜。挽入店中。敘契闊。且曰。比余家計日繁。必須相助爲理。乙難之。強而後可。甲優待之如親兄弟。亦日坐店中。有挈磁瓶來沽酒者。就爐頭飲。瓶將罄。復沽益之。而已入醉鄉。乃攜瓶去。不數武。跌於牆邊。瓶碎酒潑牆。不顧而去。乙熟視之。問曰。牆內有室否。曰有。曰今夜須防賊。渠之醉跌皆僞也。牆土得酒而鬆。易於掘耳。乃篝燈於室伺之。夜過半。果聞牆外登登聲。俄而牆穿。一腿先進。遽持其腿。而開門捉賊。則一無頭人橫臥牆外。衆皆駭。乙令速將死人碎爲數段。裝大酒罈中。連夜抬至江邊沉之。仍閉門睡。至天明。乙告甲曰。此三日內。宅中人不許擅出。外來者。無論何人。作何事幹。皆須一告我。越三日。甲告乙曰。前兩日並無出入。惟今晨有村農來。議賺糞事。緣宅牆盡處有一廁坑。約明日早晨來盤糞。已許之矣。乙默然。待至夜深。即率宅中人。先盤糞。糞盡而人頭見。乃取頭出。盡復其糞。而以囊盛頭。加石而投之江。翼日果有邨農五六人來盤糞。事畢無所見。相

率去。於是乙告甲曰。此後可高枕無憂矣。居無何。乙復辭去。苦留之不可。詰其所往。則模稜以應。時吾鄉海寇正熾。被獲者輒斬。每案至少亦十餘人。一日有押海案赴市曹者。則乙在焉。甲大驚愕。就抱之而哭。押者皆側目。乙忽舉脚踢之曰。便宜了汝。我正想誣讐汝。今無及矣。甲被踢暈絕仆地。久而始甦。徐悟乙以一踢數言救之。否則海寇之黨。鮮不被逮矣。乃感乙之恩。越日私往收其屍。而經紀其家室焉。古言盜亦有道。信矣。而如乙之智術。乃能救人而不能自救。此盜之所以爲盜歟。

溺愛之害

吾鄉有胡姓者。精堪輿之學。一日爲人尋地。小憩郵亭。見一乞人。年將四十。帶一七八歲兒。在亭側煮飯。胡斥之曰。觀汝壯健。何不傭工。乃作此事耶。乞人曰。是我娘害我。詰其故。答曰。我本富家。當我幼時。我祖督我讀書學技。我娘護持不肯。又事事順我。凡飲食必供我快意。及我祖沒。我一事不知。日同匪類往來。弄出禍事。將家產賣盡。妻亦嫁人。僅遺此子。今欲傭工。又不曉耕種。故帶子覓食。豈非我娘害我乎。嗚乎。此人以不孝彰其親之過。固不足責。而世之一味爲

慈母者亦可以思矣。

林韶軒孝廉

閩縣林韶軒。吉甫伯兄。乙酉同年也。夙稱孝友。尤好行方便事。相傳其於道光甲申年。結同人爲文社。年已過半百。鄉試屢薦不售。志不少餒。時有以大古硯求售者。韶軒審視之。知爲唐陳觀察墓碑石。遂不吝價買之。尋訪得其墓。集同人爲之重修。卽以硯石樹其前。復爲設祠越山。春秋致祭。一時傳爲佳話。雖事出公舉。而韶軒之力居多也。踰年忽夢至一所。殿宇巍峨。歷階級而上。見南面一神。垂旒端坐。似人世所奉文昌帝君。又一人旁坐古衣冠。容甚溫霽。呼韶軒至前。謂之曰。我卽唐舊觀察使陳某也。承子相待厚。我必有以相報。遂引至帝君前。若有所請者。旋即醒。爲人述夢境。猶歷歷如繪也。是秋遂中式。按唐黃璞撰陳觀察墓志。載墓在閩縣興業鄉。太平里。考宋太平興國中。割敦業等鄉置懷安縣。明萬歷中裁歸侯官。則陳墓實在今侯官三十四都崇業鄉。不知毀於何代。黃所撰志銘於康熙四十三年。出於北郊鄉農黃福屋後。爲林來齋吉人兄弟所得。始知公墓所在。至康熙六十年。林氏與里中李君範等。始捐資

修葺。歸銘於壙。雍正三年。里人陳祜廣等。復請於官。歲撥俟官租八金。以供祀事。攷公志銘。著錄來齋金石攷中。乾隆末。里人鄭杰始得其搨紙。計千百四十字。石約高三尺二寸。寬二尺。書石者。安定胡三字。下磨滅不可辨。依來齋金石攷。補兆祉二字。其餘缺者。尙百餘字。志銘於康熙末。歸壙碑石。於道光初歸墓。前後皆出林氏。亦吾鄉一故實。因附記之。

五世同堂

侯官高允培。城與家大人。同結誠交。社文課有年。又同舉於鄉。交誼最篤。家世忠厚。初以開煥章號。緞匹店發家。城內外皆稱爲高煥章。其同懷弟霽亭。封翁。尤質直好義。凡里中有善舉。無不與者。霽亭之子。鴻。湘中嘉慶己卯舉人。其孫鏡洲。明遠年甫弱冠。於甲午乙未。聯捷成進士。衆皆以爲厚德之報。又聞鏡洲完娶後。房中有一操作之婦。頗有姿。欲去之。白諸霽亭。霽亭曰。心中無之。但留何妨。鏡洲意謂留之。終覺未安。乃再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即以禮自持。宜其早科第矣。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希見。今則霽亭健在。而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爲吾鄉美談。卽薄海以內。恐亦不數見也。

明心受譴

吾鄉某孝廉。卒與家大人爲忘年之交。繼復修年家子禮甚謹。矜奇好古。兼精鑑別。其嗜古書。蓋直若性命。而在放不羈。都人士多側目相視。惟家大人優待之。壬辰乞假里居時。每招致之。而屢不來。探其故。則爲鄉人倡議修洪山橋。與其友某合爲首事。日在淇塘一帶募捐。有蜚語譏其侵匿者。其友拉某同入城隍廟明心。約各具密疏一通。某孝廉初不欲往。衆人強之行。初入廟門。某孝廉卽絆足而跌。及二人各跪焚疏。忽大風驟起。揭某孝廉疏於空中。衆接觀之。中有爲貧之故。望神涵宥等語。衆一哄而散。某孝廉卽於是日得病。杜門不出者兩旬餘。家夫人命余往視之。則已於前夜逝矣。

林長娘

德化縣女。林長娘。及笄未字。父鰥而弟幼。家資累萬。父遭疾彌留。以子幼爲憂。長娘泣曰。父無憂。弟雖幼。兒不幼也。父瞠視之。則矢終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旣長授室。夫婦德長娘。欲厚嫁之。長娘聞之怒。懸父影神于中堂。跪而泣曰。兒何忍食言。責其弟曰。而姊有不肖。爲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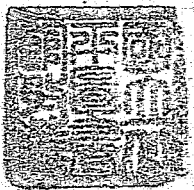
所窺耶。何敢議此。弟夫婦泣謝不敢曰。姊天人也。弟以人測姊。罪當萬死。後長娘卒。死于林家。其弟上其事于有司。得祠祀焉。嘉慶丙辰。邑大水。祠中壁牆四倒。而長娘神龕不壞。人皆神之。好佔便宜。

同年林梅友。國士嘗述其某姓戚。素狡黠。好佔便宜。嘗搭渡往鄉收租。舟狹人衆。坐起不便。某適欲溺。恐去之而失其坐。因將胯下艚板。私挪一縫。就而渡焉。不顧艚底之尚有貨物也。會舟中有所遷移。挪合板縫。某陰受夾。疾聲叫號。舟中人莫知顛末。奔問喧雜。語音莫辨。久之始悉其故。復受衆唾罵。莫置一辭。是可爲好佔便宜者戒也。

小血食

浦城史華庭秀才。文邦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寧府。季存仁典鋪內。夜夢與素識蟲連弟者。相遇於大市街。詢其何往。曰。找要到城隍廟投遞公文。卽趕回永吉去。詢到永吉何事。曰。我有小血食在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爲何義。匆匆不暇細問而別。數月後。回浦城。見華庭。始知蟲已於上年以微疾逝。問何爲小血食。華庭曰。聞其死後。託夢於其家人曰。我須往永吉作。

土。小血食者。殆卽村間宰牲燒紙之謂也。按其人。生平以謹愿聞。別無表見。惟里黨間嘖嘖稱其孝。孝大德也。其溘而爲神也宜哉。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重印

重印勸戒錄四千部約需印資五千餘元現已收到一千餘元茲將助印功德

芳名補印列後

以收到印資先後爲序核計印資尙差四分之三如
各大善士有捐助者當於補印前五集內陸續公佈

潘對堯先生二十元 鄒東湖先生五元 蕭仲山先生四十元

願以此功德 增長諸福慧 人各習禮讓 圓成勝善根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消除宿世業 現眷咸安樂 解脫見我真 同生極樂國

流通者

天津河北昆緯路駿驥
里十六號周敬庵居士
電話北局一五二二號



